

說
鄒

正
七
之
八

4曾12
6
38



112
6
38



說郛目錄

身第三十七

春渚紀聞

何遠

曲洧舊聞

朱弁

茅亭客話

黃休復

避戎嘉話

石茂良

閒燕常談

董弁

儒林公議

賈氏談錄

張洎



燈下閒談

江洵

鞠堂野史

林子中

退齋筆錄

侯延慶

皇朝類苑

江少虞

珩璜新論

孔平仲

春渚紀聞

宋 何遠

哲宗皇帝即位既久而皇嗣未立密遣中貴往泰州
 天慶觀問徐神公公但書吉人二字授之既還奏呈
 左右皆無知其說者又元符已來殿庭朝會及常起
 居看班舍人必秉笏巡視班列懼有不盡恭者連聲
 云端笏立繼而哲宗升遐徽宗即位自端邸入承大
 統而吉人二字合成潛藩之名無小差徽宗字侁
 信州白雲山人徐仁旺嘗表奏與丁晉公議遷定陵

春渚紀聞



事仁旺欲用牛頭山前地晉公定用山後地爭之不可仁旺乞禁繫大理以俟三歲驗卒不能回仁旺表有言山後之害云坤水長流災在丙午年丙丁風直射禍當丁未年終莫不州州火起郡郡盜興聞之者初未以爲然至後金人犯闕果在丙午而丁未以後諸郡焚如之禍相仍不絕幅圓之內半爲盜區其言無不驗者

蔡丞相持正爲府界提舉日有人夢至一官府堂宇高遠上有具袞冕而坐者四人傍有指謂之曰此宋

朝宰相次第所坐也及仰視之乃持正也旣寤了不解至公有新州之命始悟過嶺宰相盧寇丁至公爲四也其姪子云

元符間宗室有以妾爲妻者因罷開府儀同三司及太宗正職事蔡元長行詞曰旣上太宗之印復捐開府之儀章申公謂曾子宣曰此語與手持金骨之朶身坐銀交之椅何異曾復顧申公曰頃時記得是行侍御史詞頭云爰遷侍御之史不記得是誰申公顧許冲元曰此是侍郎向日亂道曾時爲樞密許爲

黃門也

張無盡丞相爲河東大漕日于上黨訪得李長者古墳爲加修治且發土以驗之掘地數尺得一大磐石石面平瑩無它銘款獨鐫天覺二字故人傳無盡爲長者後身

楊文公之生也其胞蔭始脫則見兩鶴翅交掩塊物而蠕動其母急令密棄諸溪流始出戶而祖母迎見亟啓視之則兩翅歛開中有玉嬰轉仄而啼舉家驚異非常器也余官和聞于其五世孫德裕家見其八

九歲時病起謝郡官一啓屬對用事如老書生而筆跡則童稚也

姚麟爲殿帥王荆公當軸一日折簡召麟麟不卽往荆公因奏事白之裕陵詢之麟對曰臣職掌禁旅宰相非時以片紙召臣臣不知其意故不敢擅往裕陵是之又有語麟馭下過嚴者裕陵亦因事勵之麟恐伏而對曰誠如聖訓然臣自行列蒙陛下拔擢使掌衛兵于殿庭之間此豈臣當以私恩結下爲身計耶裕陵是之

陶安世云張覲鈴轄家人嘗夢爲人追至一所仰視榜額金書大字云牛王之宮旣入見其先姨母驚愕而至云我以生前嗜牛復多殺今此受苦未竟所苦者日食芒飯一升耳始語次卽有牛首人持飯至視之皆小鐵蒺藜其大如麥粒而鋒鋸甚利飯始入咽則轉次而下痛貫腸胃徐覺臂體間燥痒卽以手爪把搔至于痒極血肉隨爪而下淋漓被體牛首人則取鐵杷鋤之至體骨現露銛飯盡出一呼其名則形體復舊家人視之恐怖欲逃牛首人卽呼持之曰汝

亦嘗食此肉四兩今當食飯二合而去號呼求解不可得卽張口承飯才下咽則痛楚不勝宛轉之次忽復夢覺腮頰皆腫不能卽語至翌日始能言因述其夢

裴亞卿言紹興九年湖州普安院尼沈大師者聞吳江縣潘氏兄弟析居而家有華嚴經一部惜不忍分試往求之衆議皆允而尼請歸具香花及舟載迎取潘老謂尼曰爾往則恐有中變者我今并具小舟假汝載往如何尼欣然更過所望經旣登舟而歲大旱

川港乾涸不能寸進翁曰我更假汝一牛挽引而前也經既至院牛船還家公中夜忽語其媪曰吾之捨經得供養矣而吾牛何慮也媪問之云我適夢牛而人言曰謝公數年豢養之力又承公遣以挽經之功今得脫此畜身徑生安樂處感德無窮也亟往視之牛已死矣

有名士爲泗倅者臥病既久其子不慧郡有太醫生楊介名醫也適自都下還衆令其子謁之且約介就居第診視介亦謙退謂之曰聞尊君服藥且更數醫

矣豈小人能盡其藝耶其子曰大人疾勢雖淹久幸左右一顧且作死馬醫也聞者無不絕倒

蕭注從狄殿前之破蠻洞也收其寶貨珍異得一龍長尺餘云是鹽龍蠻人所豢也藉以銀盤中置玉盃以玉筯擴海鹽飲之每鱗甲中出鹽如雪則收取用酒送一錢匕專主興陽而前此無說者何也後因蔡元度就其體舐鹽而龍死其家以鹽封其遺體三數日用亦大有力後聞此龍歸漢元長家云

姑蘇李章敏于調戲偶赴鄰人小席主人者雖富而

素鄙會章適坐其傍既進饌章視主人之前一煎鮭特大于衆客者章卽請于主人曰章與主人俱蘇人也每見人書蘇字不同不知魚合在左邊者是在右邊者是也主人曰古人作字不拘一體移易從便也章卽引手取主人之魚示衆客曰領主人指揮今日左邊之魚亦合從便移過右邊如何一座輟飯而笑終席乃已

龔彥和正言自貶所歸衛城縣寓居一禪林日持鉢隨堂供暇日偶過庫司見僧雛具湯餅問其故云具殿院晚間藥食龔自此不復晚食云

周正夫言人君所論只一宰相唐明皇欲相張嘉貞却忘其名字不知用心向何處又河北皆陷顏真卿獨全平原乃始云朕不謂有此人夫小大一箇顏真卿自不知姓名顏杲卿忠義貫日月後其子不免飢寒不知平日勾當甚事乃知明皇本無心治天下也古人作字謂之字畫所謂畫者蓋有用筆深意作字之法要筆直而字圓若作畫則無有不圓勁如錐畫沙者是也不知何時改作寫字寫訓傳則是傳模之

春流經閣
謂全失秉筆之意也又奕棋古謂之行棋宋文帝使人齋藥賜王景文死時景文與客棋以亟置局下神色不變且思行爭劫蓋棋戰所以爲人困者以其行道窮迫耳行字于棋家亦有深意不知何時改作着棋着如着帽着屐皆訓容也不知于棋者有何干涉也且寫字着棋天下至俗無理之語而并賢愚皆承其說何也

杜征南與兒書言昔人云借人書一痴還人書一痴山谷借書詩云時送一鷗開鎖魚又云明日還公一

痴常疑不同因于孫愐唐韻五之字韻中甌字下注云酒器大者一石小者五斗古借書盛酒甌也又得以證二字之差然山谷賜夷字必別見他說當是古人借書必先以酒醴通殷勤借書皆用之耳

朱象先少時畫筆常恨無前人深遠潤澤之趣一日于鶯溪絹上作小山覺不如意急湔去之故墨再三揮染卽有悟見自後作畫多再滌去或以細石磨絹要令墨色着入絹縷者沈珪道人作墨亦常因搗和墨蒸去故膠再入新膠及出灰池而墨堅如石遂悟

李氏對膠洪云

劉貢父初入館乃乘一騾馬而出或謂之曰此豈公所乘也亦不慮趨朝之際有從羣者或致奔蹠之患耶貢父曰諾吾將處之也或曰公將何以處之曰吾令市青布作小襜繫之馬後耳或曰此更詭異也貢父曰奈何我初幸館閣之際不謂俸入不給桂玉之用因就廉直取此馬以代步不意諸君子督過之深姑爲此以揜言者之口耳有何不可

東坡先生惠州白鶴峯上梁文云自笑先生今白髮道傍親種兩株柑時先生六十二歲也意謂不十年不著子恐不能待也章申公父銀青公俞年七十集賓親爲慶會有餉柑者味甘而實極瑰大旣食之嘉其種卽令收核種之後圃坐人竊笑蓋七八也後公食柑十年而終

陳秀公丞相與元參政厚之同日得疾陳忽寄聲問元安否曰參政之疾當卽痊矣某雖小愈亦非久世者續請其說秀公曰某病中夢至一所金碧煥目室間羅列甕器甚多上皆以青帛羃之具題曰元參政

香飯也某問其故有守者謂某曰元公自少至老每食度不盡則分減別器未嘗殘一食此甕所貯皆其餘也世人每食不盡則狼籍委棄皆其餘爲掠剩所罰至于減算奪祿無有免者今元公由此當更延十年福算也後數月而秀公薨元果安享耆壽其孫中大公紹直云

陳瑩中爲橫海軍通守先君與之爲代嘗與之爲言蔡元長兄弟了翁言蔡京若秉鈞軸必亂天下後爲都司力排蔡氏之黨一日朝會與蔡觀同語云公大阮真福人觀問何以知之了翁曰適見于殿庭目視天日久之而不瞬觀以語京京謂觀曰汝爲我語瑩中旣能知我何不容之甚也觀致京語于陳了翁徐應之曰射人當射馬擒賊當擒王觀默然後竟有郴州之命

蔣穎叔爲發運使至泰州謁徐神公坐定了無言說將起忽自言曰天上也不靜人世更不定疊蔣因扣之曰天上已遣五百魔王來世間作官不定疊蔣復扣其身之休咎徐謂之曰發運亦是一赤天魔王也

金陵有僧嗜酒狎狂時言人禍福人謂之風和尚陳瑩中未第時問之云我作狀元否卽應之曰無時可得瑩中復謂之曰我決不可得耶又應如初明年時彥御試第一人而瑩中第二方悟其言無時可得之說

畢漸爲狀元趙諗第二初唱第而都人急于傳報以蠟刻印漸字所模點水不着墨傳者厲聲呼云狀元畢斬第二人趙諗識者皆云不祥而後諗以謀逆被誅則是畢斬趙諗也

橫海青池縣尉張澤居于鄆州東城夜自庄舍還而月色昏暗殆不分道行遇道傍木枝燁然有光因折以燭路至家插壁間醉不復省也晨起怪而取視則枝間一龍蛻才大如新蟬之殼頭角爪尾皆具中空而堅扣之有聲如玉石且光瑩奪目遇暗則光燭于室遂寶之于家傳玩好事沈中老云紹聖間其從兄爲青州幙官因修庭前葡萄架亦得一蛻形體皆如張者獨無光彩耳神龍變化故無巨細但不知有光無光又何謂也

陳無求宣事云嘗赴鶴林寺供佛既飯有一舉子雖衣褐不完而丰神秀穎居于座末主僧顧謂無求曰此道人頗有戲術今日告行當薄贈之且求其一戲爲別也舉子亦欣然呼一僧雛取盃器付之令相去二丈餘而立舉子謂之曰我此噓氣汝第張口受之覺腹熱急言不爾當燒爛汝腸也言訖噓氣向之須臾僧雛覺腸間如沸湯傾注乃大呼曰熱甚不可忍因使溺盃中舉子徐舉盃示庄人曰誰能飲此者舉座穢唾之迺大笑舉盃自飲言別而去明日僧雛遂

大惡聞食氣日唯飲水數杯月餘出寺不復見也余族兄次翁鼻間生一瘤大如含桃而懼其浸長百方治之不差行至襄陽於客邸遇一道人喜飲而日與周旋臨別解衣出一小瓢如棗大傾藥如粟粒三授次翁曰汝夜以鍼刺瘤根納藥鍼穴明日瘡當自落其二粒留以救奇疾也次翁如其言因夜取鍼剔瘤根納藥至夜半但覺藥粒巡瘤根而轉至曉捫之則瘤已失去取鏡視之了無疤痕也因大神之秘其餘藥不令人知其女爲兒時蹙倒折齒不生次翁取

藥納齒根一夕齒平復因以水銀一兩置銚間取藥投之則化爲紫金方知神仙所煉大丹也

吳興蘭村沈氏子嘗具舟載往平江中道有僧求附舟尾生因容之行十餘里生晨炊僧求飯遂分共之且謂僧曰適與舟人羹魚爲饌無物爲盤羞不罪也僧曰無問魚與菜施當在子心耳生意僧欲得羹因分餉之食竟僧謂生曰汝量出數金爲襯施生曰食魚而須襯施非余所當獻生曰食魚非齋何獻之有僧曰無問魚菜在汝心獻耳生不得已戲謂之曰請

獻蘭村大王僧遂合掌祝獻旣行數里登岸而去明年正月生與社人祭神廟中神降于稠人中謝生日去歲深承輟飯齋僧而誠心布施得福最多以我獻僧我甚增威生已忘前事神人謂生曰汝至某村有僧附舟汝以魚飯之次有惡獸欲截汝舟我時已陰護之矣生始記憶因語其詳于社人云

曲洧舊聞

宋 朱弁

太祖在周時受命北討至陳橋爲三軍推戴時杜太后眷屬以下盡在定力院有司將搜捕主僧悉令登閣而固其扃鏹俄而大搜索主僧給云皆散走不知所之矣甲士入寺陞梯且發鑰見蟲網絲布滿其上而塵埃凝積若累年不曾開者乃相告曰是安得有入遂皆返去有頃太祖已踐祚矣

太祖皇帝抱帝王雄偉之姿殆出于生知天縱其所

注措初不與六經謀而自然相合見以道云曾子固
元豐中奉詔作論論成以吾觀之殊未盡善某嘗謂
太祖有二十事皆前代所無出于聖斷而爲萬世利
者今實錄中略可數也惜乎子固不及此吾所深惜
也

場務多是藩鎮差牙校不立程課法式公肆誅剝全
無誰何百姓不勝其弊故建隆以來置官監臨制度
一新利歸公上官不擾而民無害至今便之

五代割據干戈相侵不勝其苦有一僧雖佯狂而言
多奇中嘗謂人曰汝等望太平甚切若要太平須在
定光佛出世始得至太祖一天下皆以爲定光佛後
身蓋用此僧之語也

內中酒蓋用蒲中酒法也太祖徵時喜飲之卽位後
令蒲中進其方至今用而不改

王文政爲叅知政事嫉丁晉公姦邪屢欲闕陳以宰
執同對未果每閒暇與晉公語色欲言而輒止者數
四晉公詰之文正曰弟某當遠官而老兒又鍾愛茲
事頗亂方寸也晉公曰公可留身面陳其事得旨吾

曹亟奉行爾明日宰執退而文正獨留晉公悟悔之不及文正具陳請姦邪簾幃嘉納丁自此黜士論莫不快之

或有薦宋莒公兄弟可大用昭陵曰大者可小者每上殿來則廷臣更無一人是者已而莒公果作相而景文竟以翰長卒于位

仁宗嘗言尊號非古也自寶元之郊詔羣臣毋得以請殆二十年嘉祐四年孟冬祫丞相又欲因此上尊號宋景文曰却尊號甚盛德也臣下乃欲舉陛下不

用之故事是一日受虛名而損實美也上曰我意正如是于是遂止

張康節爲御史中丞論宰執不已上曰卿孤寒殊不自爲地康節曰臣自布衣叨冒至此有陛下爲知己安得謂之孤寒陛下今日便是孤寒也上驚而問其故康節曰內自左右近習外至公卿大臣無一人忠于陛下者陛下不自謂孤寒而又謂臣爲孤寒臣所未喻當時有三真之語謂富韓二公爲真宰相歐陽公爲真內翰而康節爲真御史也

宋子京西征東歸錄載云知成都陞辭日面請聖訓上曰鎮靜子京自著其事曰語簡而意盡于治蜀尤得其要真聖人之言也

仁宗于科舉尤軫聖慮孜孜然惟恐失一寒畯也每至廷試之年其所出三題有大臣在三京與近畿州郡者多密遣中使往取之然猶疑其或泄也如民監本是詩題王者通天地人本是論題皆臨時易之前代帝王間有留意于取士然未有若是者也

慈聖識慮過人遠甚仁宗一夕飲酒溫成閣中極歡而酒告竭夜漏向晨矣求酒不已慈聖云此間亦無有左右曰酒尚有而云無何也答曰上飲懽必過度萬一以過度而致疾歸咎于我我何以自明翌日果服藥言者乃歎服

予在太學時見人言仁宗時蜀中一舉子獻詩于成都府某人忘其姓名云把斷劍門燒棧閣成都別是一乾坤知府械其人付獄表上其事仁宗曰此乃老秀才急于仕宦而爲之不足治也可授以司戶叅軍不釐事務處于遠小郡其人到任不一年慙慙而死

昭陵謹惜名節而于改官之法尤軫聖慮胡宗炎以
應格引見上驚其年少舉官踰三倍最後閱其家狀
云父宿見任翰林學士乃嘆曰寒峻安得不沉滯遂
降指揮令更候一任與改合入官
李肅之公明文定公子也在三司論事切直仁宗嘉
納歐公以簡賀之甚有稱賞之語公明喜曰歐公平
日書疏往來未嘗呼我字也此簡遂以字呼我人之
作好事可不勉哉

張康節守秦州召兼侍讀以老不能進讀固辭仁宗
曰不必讀書但畱備顧問遂免進讀未幾擢任風憲
厚陵初張康節預政屢請老不許詔三日一至樞密
院進見毋舞蹈康節曰本兵之地豈容尸祿養疾遂
力求去

岐王始封昌王時飛語云昌字兩日並出也裕陵惑
之以問大臣大臣無能對者呂申公知開封府因上
殿奏事罷上從容曰卿聞昌王之說乎公曰陛下何
所疑若聖意不能釋然以臣所見改封大國則妄議
息矣裕陵意遂解

朱行中知廣州東坡自海南歸留款甚洽其唱和詩亦多行中嘗與坡言裕陵晚年深患經術之弊某時判國子監因上殿親得宣諭令教學者看史是月遂以張子房之智爲論題上索第一人程文覽之不樂坡曰予見章子厚言裕陵元豐末欲復以詩賦取士及後作相爲蔡卞所持卒不能明裕陵之志可恨也裕陵彌留之際宣仁呼小黃門出紅羅密諭之曰汝見郡王身材長短大小乎持以歸家製袍一領見我親分付勿令人知也後數日哲宗于梓宮前卽位左右進袍皆長大不可御近侍以不素備皆倉皇失色宣仁遣宮嬪取以授之或曰小黃門卽邵成章也岐邸之謗大喧成章不平之嘗明此事于巨璫巨璫呵之曰無妄言滅爾族也

宣仁同聽政日以内外臣僚所上章疏令御藥院繕寫各爲一大冊用黃綾裝背標題姓名置在哲宗御座左右欲其時時省覽或曰此事出于簾幃獨斷外廷初不知也予見故族大家子弟往往皆能言之哲宗御講筵誦讀畢賜坐例賜扇潞公見帝手中獨

用紙扇率羣臣降階稱賀宣仁聞之喜曰老成大臣用心終是與人不同是日晚問哲宗曰官家知大臣稱賀之意乎用紙扇是人君儉德也君儉則國豐國豐則民富而壽大臣不獨賀官家又爲百姓賀也

國朝以來凡州縣官吏無問大小其受代也必展刺交相慶謝蓋在任日除私過外皆得以去官原免其行慶謝之禮爲此故也自新政初頒大臣恐人情不附乃有不以赦降去官原減指揮自是成例而命官有過犯雖經赦宥及去官必取旨特斷以此恩霈悉爲空文而公卿士大夫莫有釐正之者

祖宗時州郡雖有公庫而皆畏清議守廉儉非公會不敢過享至有滅燭看家書之語元豐以來厨傳漸豐饋餉滋盛而于監司特厚故王子淵在河北州郡供送非時數出謂之徼巡元祐元年韓川以朝奉郎爲監察御史言其事

祖宗時置京城覘者專爲伺察閭閻有冤枉及權貴恃勢倚法病民耳其後法度有不合人心恐士大夫竊議當政者乃藉此以自助士有正論則謂之謗譏

由泮書
民有愁嘆則謂之腹誹殊失祖宗之意習見既久而人亦不知也

本朝談經術始于王軫大卿著五朝春秋行于世其經術傳賈文元作文元其家壻也荆公作神道碑略云此一事介甫經術實文元發之而世莫有知者當時在館閣談經術雖王公大人莫敢與爭鋒惟劉原父兄弟不肯少屈東坡祭原父文特載其事有大言滔天詭論滅世之語祭文宣和以來始得傳于世蜀公與溫公同遊嵩山各携茶以行溫公以紙爲貼

蜀公用小木合子盛之溫公見之驚曰景仁乃有茶器也蜀公聞其言留合與寺僧而去後來士大夫茶器精麗極世間之工巧而心猶未厭晁以道嘗以此語客客曰使溫公見今日茶器不知云如何也

晁以道讀舊唐書謂子曰杜甫論房瑄肅宗大怒當時人莫不爲甫危之而崔圓等皆營救時顏魯公爲御史中丞曾無一言予嘗謂魯公忠烈如此而老杜賦八哀獨不及之豈賦此詩時魯公尚無恙耶將詩人不無所憾初未可知也吾更考之耳

麥秋種夏熟備四時之氣蕎麥葉青花白莖赤子黑根黃亦具五方之色然方結實時最畏霜此時得雨則於結實尤宜且不成霜農家呼爲解霜雨際西北人呼爲糜子有兩種早熟者與麥相先後五月間熟者鄭人號爲麥爭塲

木香有二種俗說檀心者號醑醑不知何所據也京師初無此花始禁中有數架花時民間或得之相贈遺號禁花今則盛矣

紅蓼卽詩所謂遊龍也俗呼水紅江東人別澤蓼呼

之爲火蓼道家方書亦有用者呼爲雀膝草取其莖之形似也然澤蓼有二種味辛者酒家用以造麴餘不入用也

歐公作花品目所經見者纔二十四種後於錢思公屏上得牡丹凡九十餘種然思公花品無聞於世宋

次道河南志於歐公後又增二十餘名張珣

或云爲留臺字

堅子撰譜三卷凡一百一十九品皆敘其顏色容狀及

所以得名之因又訪於老圃得種接養護之法各載於圖後最爲詳備韓玉汝爲序之而傳於世大觀政

和以來花之變態又有在珣所譜之外者而時無人譜而圖之其中姚黃尤驚人眼目花頭面廣一尺其芬香比舊特異禁中號一尺黃予在南平城作謝范祖平朝散惠花詩云平生所愛曾莫倦天遣花王慰吾願姚黃三月開洛陽曾觀一尺春風面蓋記此事也祖平字準夫忠文公之諸孫也以雄倅致仕居許下被俘惠予花時年六十一歲矣

鄭州東僕射陂蓋後魏荀文遷洛時賜僕射李冲之陂也後人立祠遠近皆呼爲僕射廟章聖皇帝西祀過之遣官致祭有祭文刻石在焉近世遂傳爲孝衛公僕射廟上人得衛公行冊以藏廟中而崇寧以來賜廟額亦以爲衛公不疑而士大夫莫有是正之者呂申公公著當李文靖公秉政時自書舖中投應舉家狀敝衣蹇驢謙退如寒素見者雖愛其容止亦不異也旣去問書舖家知是呂廷平乃始驚嘆

宋次道龍圖云校書如掃塵隨掃隨有其家藏書皆校三五遍者世之蓄書以不爲本居春明坊昭陵時士大夫喜讀書者多居其側以便於借置故也當

時春明宅子比他處儼直常高一倍陳叔易常爲子言此事嘆曰此風豈可復見也

古語云大匠不示人以璞蓋恐人見其斧鑿痕迹也黃魯直於相國寺得宋子京唐史藁一冊歸而熟觀之自是文章日進此無他也見其竄易句字與初造意不同而識其用意故也

宇文大資嘗爲予言湘山野錄乃僧文瑩所編也文瑩嘗遊丁晉公門公遇之後其中凡載晉公事頗佐佑之予退而記其事因曰人無董狐之公未有不爲

愛憎所奪者六一居士詩云後公苟不公至今無聖賢然後世豈可盡欺哉

章子厚與晁秘監美叔同生乙亥年同榜及第又同爲館職常以三同相呼元祐間子厚有詩云三同晁秘監乃謂此也然紹聖初子厚作相美叔見其施設大與在金山時所言背違因進竭力諫之子厚怒黜爲隄守美叔謂所親曰三同今百不同矣

秦少游自彬州再編管橫州道過桂州秦城舖有一舉子紹聖某年省試下第歸至此見少游南行事遂

題一詩于壁曰我爲無名抵死求有名爲累子還憂
南來處處佳山水隨分歸休得自由至是少游讀之
淚涕兩集徽宗踐祚流人皆牽復而少游竟死貶所
豈非命耶

劉道原自洛還廬阜時過淮南見晁美叔美叔呼諸
子拜之道原曰諸郎皆秀異必存成立無爲試學但
自守家法他日定有聞于世談學已爲今日患後三
十年橫流其患有不可勝言者怒與公老矣諸郎皆
自見之勿忘吾言

曾明仲治郡善用耳目於迹盜尤有法潞公過鄭失
金唾壺明仲見公於驛中公言其事明仲呼孔目附
耳囑付之既去不食頃已擒偷唾壺人來矣潞公歸
朝大稱賞之

劉道原日記萬言終身不忘壯輿亦能記五六千字
壯輿之子所記才三千字晁以道戲壯輿曰更兩世
當與我相似

東坡嘗語子過曰秦少游張文潛才識學問爲當世
第一無能優劣二人者少游下筆精悍心所默識而

口不能傳者能以筆傳之然而氣韻雄拔疎適秀朗
當推文潛二人皆辱與予遊同升而竝黜有自雷州
來者述至少游所惠詩書累幅近居蠻夷得此如在
齊聞韶也女可記之勿忘吾言

吳伯舉守姑蘇蔡京自杭被召一見大喜之京入相
首薦其才三遷爲中書舍人時新除四郎官皆知縣
資序伯舉援舊例言不應格京怒落其職知楊州未
幾京客有稱伯舉之才者且言此人相公素所喜不
當久棄外京曰旣作官又要做好人兩者豈可得兼

也

蔡京豐吏祿以示恩雖閭局亦例增俸入張天覺作
相悉行裁減鄒浩志完以宮祠里居月所得亦去其
半嘗謂晁檢討曰天覺此事吾儕無異詞但當貧窶
之際不能不悵然乃知天下人喻義者少也

自崇寧以來給舍多不論駁靖康新政人人爭言事
唐恪在鳳池謂朝請大夫王仰曰近來給舍封駁太
多而晁舍人特甚朝廷幾差除不行也君可語之以
道聞其言笑而不答仰字子高王子發之子也室唐

氏子乃晁出也故中書君使之達此意

王平甫諳洽善議論與其兄介甫論新政多援據介甫不能聽姪雱病亟介甫命道士作醮大陳楮錢平甫答曰兄在相位要須令天下後世人取法雱雖病丘之禱久矣爲此奚益且兄嘗以君法繩吏姦今乃以楮錢徼福安知三清門下獨不行君法耶介甫大怒

王觀恃才放誕陸子履慎默於事無所可否觀嘗以方直少之然二人極相善也觀寢疾子履注候之觀惡寒以方帽包裹坐複帳中子履笑曰體中少不佳何至是所謂王三惜命也觀應聲復曰王三惜命何如六四括囊當時聞者莫不大笑

上元張燈按唐名儒泂襲漢武帝祠太乙自昏至明故事梁簡文帝有列燈賦陳後主有光壁殿遙詠燈山詩唐明皇光天中東都設燈文宗開成中設燈迎三宮太后是則唐以前歲不常設本朝太宗三元不禁夜上元御端門中元下元御東華門其後罷中元下元二節而上元觀遊之盛冠于前代矣

唐成都府有散花樓河州府有薰風樓綠莎廳揚州
有賞心亭鄭州有夕陽樓潤州有千巖樓皆見于傳
記今無復存者蓋或易其名或廢而不修也

崇寧初范致虛上言十二宮神狗居戌位爲陛下本
命今京師有以屠狗爲業者宜行禁止因降指揮禁
天下殺狗賞錢至二萬太學生初聞之有宣言于衆
曰朝廷事事紹述熙豐神宗生戊子年而當年未聞
禁畜狗也其間有善議論者密相語曰狗在五行其
取類自有所在今以忌器諛言使之貴重若此審如

洪範傳所云則其憂有不勝言者矣

政和初凡人名或字中有天字君字主字聖字王字
皆令避而不用蓋從趙野所請也當時如寺觀僧道
所稱王字亦行改正或曰此何詳也已而果然
俚語有張王李趙之語猶言是何等人無足掛齒牙
之意也宣和間王將明張子能王履道李士美趙聖
從俱在政府是時張王李趙之語喧于朝野聞者莫
不笑

無盡居士少有俊譽氣凌輩行然頗以躁進獲譏元

豐中嘗上裕陵百韻詩有回看同列驟不覺寸懷忙
之句裕陵讀之大笑

熙寧元年冬介甫初待經筵未嘗講說上欲令介甫
講禮記至曾子易箒事介甫于倉卒間進說曰聖人
以義制禮其詳至于床第之際上稱善安石遂言禮
記多駁雜不如講尚書帝王之制人主所宜急聞也
于是罷禮記

神臂弓蓋熙寧初百姓李宏造中貴張若水以獻其
實弩也以檠爲身檀爲梢鐵爲鎗鐙銅爲機麻索繫
札絲爲弦上命于玉津園試之射二百四十步有疇
入榆半斨有司鋸榆呈上曰此利器也照依樣製造
至今用之

咸平二年秋大閱其日殿前侍衛馬步軍二十萬自
夜三鼓初分出諸門遲明乃絕詰旦上按轡出東華
門從行臣寮並賜戎服旣回禦東華門閱諸軍還營
奏樂于樓下

歐陽公歸田錄初成未出而序先傳神宗見之遽命
中使宣取時公已致仕在潁川以其間紀述有未欲

廣者因盡刪去之又惡其太少則雜紀戲笑不急之事以充滿其卷秩既繕寫進入而舊本亦不敢存今世之所有皆進本而元書蓋未嘗出之於世至今其子孫猶謹守之

王將明當國時公然受賄賂賣官鬻爵至有定價故當時為之語曰三千索直秘閣五百貫擢通判

今之中散大夫即昔之大卿監也舊說謂之十樣錦受命之初不俟赦恩便許封贈父母妻一次一也妻

封郡君二也

今為人

不隔郊奏薦三也奏子為職官四

也

今為從侍郎

乘馬許行馳道五也馬鞍上施紫絲座六

也馬前執破木杖七也宴殿內金器且坐朶殿上八也身後許上遺表九也國史立傳十也

茅亭客話

宋 黃休復

聖明乾德二年歲在甲午興師伐蜀明年春蜀主出
降二月除兵部侍郎叅知政事呂公餘慶知軍府事
以僞皇太子策勲府爲理政所先是蜀至每歲除日
諸宮門各給桃符一對俾題元亨利貞四字時僞太
子善書札選本宮策勲府桃符親自題曰天垂餘慶
地接長春八字以爲詞翰之美也至是呂公名餘慶
太祖誕聖節號長春天垂地接先兆皎然則國之替

興固前定矣

僞蜀廣政末成都人唐李明父失其名因破一木中有紫紋隸書太平兩字時欲進蜀主以爲嘉瑞有識者解云不應此時須至破了方見太平爾果自聖朝吊伐之後頌頌曠蕩之恩救其傷殘之俗後仍改太平興國之號卽知識者之言諒有証矣

大中祥符六年緜州彰明縣崇仙觀栢柱上有木紋如畫天尊狀毛髮眉目衣服履舄織縷悉備知州比部員外郎劉公宗言遂給事奏聞奉聖旨令津置赴

闕送玉清昭應宮今其民皆畫供養之

成都漆匠艾延祚甲午歲爲賊所驅於郡署令造漆器五月六日或聞鼓聲及南門火起乃天兵至郡也延祚因上樹匿於穠葉間見天軍往來搜捕殺戮至夜遂下樹於積屍中卧至中宵聞傳呼頗類將吏有十數人且無燭炬因竊視之不見其形但聞按據簿籍稱點姓名僵屍聞呼一一應之唯不唱艾延祚而過僵屍相接猶檢閱未已乃知聖朝討叛伐逆屠戮之數奉天行誅故無誤矣

甲午歲五月天兵克益郡至八月賊支進猶據嘉州宿崇儀翰領兵討之軍次洪雅有卒掠獲一夷婦人頗有姿色置于兵幕之下每欲逼之云自有伉儷則交臂疊膝俯地而坐軍人怒許其斷頸剖心終不能屈堅肆強暴拒之轉甚三日不飲食以死繼之竟不能犯以非禮主帥聞而憫之使送還本家嗟呼雖蠻夷而能堅貞強暴者不能侵侮之華夏無廉潔者得無愧乎

庚子歲天兵討益部賊突圍宵遁主帥愍城中民便招誘出城大軍方入搜捕及平定後盡令歸家南市渠中有一盲女七八歲叫云父耶母耶兄耶嫂耶何處去不供給我飲食也其盲女爲饑渴所逼不知無家但怨乎父母兄嫂旦夕不輟有隣婦云此孫氏女三歲因患瘡痘入眼父母憐其聰慧常教念佛書鞠養甚厚父死於輸給不迨母死於憂憤嫂因供給役夫中流矢而斃兄城陷而不知存亡更無親戚觀者痛心洒涕經旬或遇鄰婦云盲女不接它人飲食但悲號叫呼其親水飲不入口蘇而復絕七日而卒因

憫而拾餘燼之材聚而焚之於盲女衣中獲白金一兩遂鬻之以供僧畫像焉嗚呼城陷日似此者多矣獨書盲女者言雖鄙意有激焉夫家富財饒則禮義興矣財苟不足則禮義俱廢蓋人之常情也當是時也民家財物罄空窘迫尤甚豈謂鄰婦獨能拾餘燼之材焚燒盲女復於女衣中獲金不爲已用與盲女供僧畫像竒哉鄰婦能於困窮窘逼之際存誠如是故特書之且今之見利忘義者不爲斯鄰婦之罪人乎

康軍太平興國中虎暴大縱悞入市市人千餘叫噪逐之虎爲人逼弭耳矚目而坐或一怒則跳身咆哮市人皆顛沛長吏追善捕獵者李次口失其名衆云李次口至矣虎聞忙然窩入屋下匿身李遂以戟刺之仍以短劔刺虎心前取血亟飲之休復雍熙二年成都遇李因問向來飲虎血何也李云飲其血壯吾心也又云虎有威如一字長三寸許在其脇兩傍皮下取得佩之臨官而能威衆無官佩之無憎疾者凡虎視只以一目放光一目看物獵人捕得記其頭

籍之處須至月黑握之尺餘方得如石子色琥珀狀
此是虎目精魄淪入地而成琥珀之稱用此主療小
兒驚癇之疾凡虎鬚拔得者將刮蛀牙無復痛疼凡
虎傷者其人衣服器祿乃至巾鞋皆摺疊置於地上
俛而復僵蓋虎能役使所殺者人魂也凡爲虎傷死
者及溺水死者魂曰佺鬼凡月暈虎必交也凡虎食
狗必醉狗虎之酒也凡虎不傷醉人頃有一村夫入
市醉歸臨崖而睡有虎來嗅之虎鬚偶入醉者鼻中
醉者大噴嚏其聲且震虎驚躍落崖而斃此事皆聞

之李次口者

通戎嘉話

宋 石茂良

靖康丙午仲冬金人再犯京師統制姚友仲領右中
三軍備禦閏十一月三日賊攻通津門甚急友仲帶
領軍將副部隊將子弟効用一千餘人往通津門救
護軍兵下城接戰殺傷甚眾初七日晚殿師王宗楚
帶領衙兵一千餘人下城與賊接戰高師旦死之是
夜友仲正策應南拐子城賊交鋒正在北拐子城下
躬率將校施放弓弩監督砲石凡數陣皆爲砲箭所

遊天嘉言
臨雖不少負亦不大勝賊勢稍退初三至初八凡六
日措置稍稍就緒初九日早宣化門告急又帶一行
人往宣化門守禦南北拐子城皆捍禦水門者也水
門不可遽犯故急攻二拐子城矢石如雨樓櫓皆毀
壞友仲於南拐子城上別造兩圓門去馬面三十步
許用磚砌成中開下轅門干戈板間下如城門法四
面皆置女牆迎敵皆自轅門萬一賊兵厚重則入轅
門放下干戈板又是拐子城也磚城下濶五尺高一
丈二尺五寸不日告成通津門兩拐子城正是受敵

處守禦有方終不可破皆友仲之力凡守拐子法務
要令人少肅靜可以應敵人少可以迎衆友仲首到
南拐子城便令畫拐子圖西廊每門兩人守踏定板
外鑰匙須敵樓上與虛棚凡三層止是受敵處每間
不得過十五人弓弩槍斧手相間分作三番晝夜輪
轉更其勞逸使得休息萬一賊人不測侵犯自有備
禦之法也初九日到宣化門護龍河內賊橋也疊過
半矣但未有砲猶可捍禦友仲遂選神臂弓強弩手
下臨分布林子弩及九牛弩多置大小砲座又於攻

打處絞縛致勝。縶一日而就成。衆指爲鬼工。凡十日賊橋不能寸進。賊人疊橋之法。先用牌浮水面。次用一重柴。一重蓆。一重土。增渡如初。矢石火皆不能入。橋之外。正是賊寨。望之燈火如晝。五方百步一望。不斷。斧鑿之聲聞於遠近。其攻城之具。又有火梯。雲梯。編橋。鵝車。洞子。兵法爲木驢。撞竿。兜竿之類。火梯。雲梯。編橋。皆與城櫓齊高。亦有高於城者。皆可以燒樓櫓。雲梯。編橋。可以倚城而上下。皆用車軸推行。此三物。惟撞竿可以禦之。撞竿用大木長可數丈者。又用橫木

數十條中穿而下。留手把可以致力。頭以鐵裹。或以大鐵鎗或安以托叉鉤頭可也。每一樓子上常置撞竿三兩條。俟其火梯。雲梯。編橋至城下。則徐應之。不必驚擾。旣撞定。梯橋則衆手用鐵鈎鈎定。進不得前。退不得後。則火自焚。橋亦壞。人亦墜矣。萬一撞竿不中。則用狼牙槍。手砲。架槍。手禦之。亦不能上。惟要當鋒得人。通津門。拐子城。每爲賊人攻打。前後共壞。火梯。雲梯。鵝車。編橋。十數座。皆此也。洞子可以治道。可以攻城。其狀如合掌上。銳下濶。人往來其中。卽次續

之有長數丈者上用牛皮生鐵裹定內用濕氈中用太麩矢石火皆不能入治道則欲安砲并推梯橋之類攻城則欲取土透城皆不足懼也兵法之禦洞子用鐵蒺藜懸下而敦之其法以熟鐵澗徑長一尺二寸四條縱橫布如蒺藜形鎔生鐵灌其中央重五十斤上安其鼻連鎖擲下敦訖以轆轤絞之若洞子上有牛皮并泥敦著卽舉速放火炬油燒火賊人用洞子穿地道來追於地道的上直下穿井以待之積薪草安井中如火薰之或有用火砲納於其中則敵自燬

灼又用游火用鐵筐盛火如脂蠟毒藥懸絕下燒薰穴中攻城人有用燕尾炬縛草分爲兩岐如燕尾狀以油蠟灌之從城墜下騎洞子燒之如此皆禦洞子法也撞竿至則作屋桑木爲之桶索相連撞竿須連以環串竿頭於兩旁令壯士牽之鈎竿至則用栲栳乘其鈎亦令壯士牽之乘勢猛放則竿與人俱倒惟砲架最難制禦金人砲架四旁並用濕榆小椽密簇定又用生皮并鐵葉裹定鴟鷂須火不能入其砲有七梢五梢三梢兩梢獨梢旋風虎蹲等砲內七梢可

進天嘉言
以致遠其石六五梢等亦可以致遠其上或放雙砲
友仲先於樓子上受敵處絞縛棚上羅索網并下擺
糖布袋濕馬糞又於城頭馬面上懸穿濕榆櫃木篋
籬格氈雖慢然亦可以遮砲也城下地廣安砲多城
上地狹安砲少最爲受敵十九日夜賊人一夜安砲
五千餘座城上雖棚人皆不可存住死於砲者日不
下二三十人友仲到宣化門上日恐賊人者有破議
幫築城身之法視受敵樓子遠近築面濶一丈二尺
五寸下脚濶二丈五尺高五丈四邊皆有虛棚女牆

復於旁置兩小門如城門法萬一賊兵上城類有限
隔可以迎敵不幸爲提刑秦元所阻秦欲幫築耳城
議論不同朝廷遷延不斷遲十日後雖竟從友仲之
請然夜息晝作亦如平時功終不成惜哉自十九日
夜賊安砲之後矢石不可盡二十一日橋成先有黑
旗子三人先登岸都統王燮姚友仲揮驍勇使臣與
西兵數十人下戰亦殺數人賊退橋之南入洞子中
俄頃宰相何臬至黑旗子復如前登岸城中弓弩箭
如雨賊兵畧不顧欲交鋒西城下寨一兵約六七百

人望風退走賊亦不追城上皆厲聲叫云後面無賊然勢不可回隔岸矢石如雨中傷者數百人自填於陷馬坑者三十餘人賊兵望風輕笑宰相親見之而不恤初縛虛棚時友仲使多備濕麻刀舊氈衲襖蓋防賊人有火箭火炮也幸而金人不善制此二物二十三日賊橋浸廣友仲遣張宗顏閻維段永年領敢死兵三百人血戰於城下用純斧隊斫壞洞子七所賊衆敗走乘勢遂北涉河至中流水解陷死者數十人返爲賊兵掩擊豈天殆我師也二十四日早賊推

大梯四乘來攻字號樓子三乘皆爲撞竿所壞又再來撞撞不着火熾逼着樓子泐燒字號及三樓子賊皆登城舞黑旗鼓譟然爲樓上火盛不可過友仲仗劍擁班直守禦官軍等救火弓弩交發又用鍊金汁潑賊皆墮殺傷衆賊遂退三樓子皆爲大燼矣是夜再安樓子三座又爲賊砲所碎二十四日雪大下至晚深二尺餘加之風聲號怒二十五日風雪愈甚早間大啓宣化門出郭京人馬與賊接戰賊衆見所燒樓子未成頽毀撞竿未備賊遂登城衆潰城陷初京

之出也城中居民跣踵延頸于宣化門者數千人立
挨捷報及京敗城門急閉賊帥大怒鳴鼓振旅鐵衣
滿野多若螻蟻皆沿城而上城遂陷友仲二十五日
晚於南城爲軍民所毆打至死肝腦塗地委填溝壑
骨肉星散不知所在家貲劫掠掃地痛哉天不祐善
人如此友仲將種也三世忠孝聲聞滿於夷夏自守
禦以來夙夜勤勞食息不暇在諸將中尤無負於朝
廷者今反被禍若此先是閏月一日百姓毆殺本壁
統制辛康宗辛公指揮城上兵軍不見賊不得亂放

箭砲百姓疑其姦細故殺之朝廷縱而不問故軍兵
百姓聚衆殺人在一時指揮之間殊不爲怪蓋京師
承平之久無知小民游手浮浪最多平居除旅店外
多在大房浴堂櫃房雜處里巷強梁不在數也乘此
擾攘聚衆作亂甚者趕罵宰相絲擘內侍打殺統制
放火焚燒莫知其數先是今年秋友仲議欲於都城
置訪巡十六員新門四隅四員舊城內四員每員皆
一正一副每員統兵五百人遇有警急則一正將帶
領二百五十人救援留二百五十人在地分或有細

民乘勢作過當以軍法從事仍都巡檢三員在新門
內一員在舊門內以總其事惜朝廷不從其請友仲
之議意恐小人喜亂故欲設此防民而友仲親被其
禍豈靈於人而不靈於已耶友仲之死門生故吏無
一哭其屍者茂良訴於王燮始收拾遺骸雪冤於朝
廷魂而有靈亦少伸也

靖康城陷議和上見二酋作二降表過北皆孫覲受
益之筆其畧云三里之城遂失籬藩之守七世之廟
幾爲灰燼之餘旣干汗馬之勞敢緩牽羊之請恭惟

大金皇帝陛下云云又云上皇負罪以播遷微臣捐
軀而聽命又云社稷不殞宇宙再清粘罕抹去大金
二字止欲稱皇帝又指宇宙二字云大金亦宇宙也
又易負罪二字爲失德朝廷不得已皆從之

初金人至城下姚友仲與諸將議計之便幸其遠來
賊衆必疲行列未成若選五萬精兵出四門分爲十
頭頂乘勢而擊出其不意攻其無備衆必潰亂有可
破之理過此則日復一日賊勢愈盛援兵不至士氣
阻喪雖悔無及矣是時唐恪止其事專在和議而已

後攻城既急友仲復與諸將議急遣使講和爲便累
白何粲方料金人糧道不繼不日就擒堅不可和唐
恪謬誤於前何粲寡謀誤國於後獨姚友仲於閏月
三日往來東南兩壁以來策應至二十五日城陷晝
夜勞苦最爲有功被禍獨甚於二相天意乃不可知
也

金人今春旣出境朝廷措置多不急之務如復春秋
科太學生免解改舒王從祀之類特爲語曰不管肅
王却管舒王不管燕山却管聶山不管山東却管陳

東不管東京却管蔡京不管河北界却管秀才解道
路之言切中時病如此

淵聖幸虜營不返謝元及作憶王孫其詞有云依依
宮柳壓宮墻樓殿無人春晝長燕子歸來依舊忙憶
君王月破黃昏人斷腸

正月十五日淵聖在虜營是日陰雲四垂家家愁苦
向之鰲山教坊百戲景龍燈火之樂不可同年想也
士大夫憂憤作歌行者甚衆獨胡處晦上元行膾炙
人口今附於左上元愁雲在九重哀笳落日吹腥風

通雅詩
六龍駐驛在草莽孽胡歌舞蒲萄宮抽釵脫釧到編
戶竭澤枯魚克寶賂聖主憂民民更憂驕子蝶天天
不怒向來艱難傳大寶父老談言似仁廟元年二月
城下盟未覩名臣繼嘉祐哀痛今年塵再蒙冠劍夾
道趨辭公神龍今在九淵卧安得屢困蛟蛇中朝廷
中興無柱石薄物細故昭帝力毛遂不得處囊中遠
慚趙氏廝養卒今日君王歸不得傾城回首歌悲啼
會看山呼聞動地萬家香霧燒天衣胡兒胡兒莫耽
樂君不見夕月常虧東北角

鴻臚王簿鄧肅作靖康行云女真作意厭人肝揮鞭
直指來長安南渡黃河如履地東望太行不能山帝
城周●八十里二十萬兵氣烈熾旌旗城上亂雲烟
腰間寶劍橫秋水雪花一日故濛濛皂幟登城吹朔
風我師舉頭不敢視脫兔猪豚一掃空夜起火光迷
鳳闕鉦鼓碎轟地歌裂斯民嗷嗷將何之相顧無言
惟泣血僕射何公扣龍墀閉門相臣噬臍疾音兵化
作乞和使誓捐一死生群黎遊談滿空胡師怒九鼎
如山不復顧郊南期說上皇輿截被橫流意歸去陛

下仁孝有虞均忍令胡騎縱吾親不龜太始自鞭馬
一出喚回社稷春胡人慕德猶貪利千乘載金未滿
意釵釧那爲六宮留大索居民幾卷地六龍再爲蒼
生出自磨虎牙恬不恤重城兀兀萬胡奴杳隔鑾輿
今十日南城赤子日駢闐爭搦香膏自頂燃忿氣如
雲淚如雨漫漫白晝無青天太玉避狄空金帛坐使
卜年踰八百天聽端坐民心耳蒼蒼誰云九萬隔會
看春風擁楮黃萬民語呼喜欲狂天宇無塵瞻北極
旄頭落地作頑石後亦被虜乃至三月二十四日放

回

初京城被圍朝廷急於命將有郭京者乃殿前司龍
衛營兵員耳

京師呼爲
踏著大管

京師盛傳能用六甲法可以

生擒粘罕幹離不餘衆可以掃蕩無遺類其法軍兵
七千七百七十七人嘗自試於內廷其法不得而聞
朝廷深信不疑授以成忠郎錫以金繒動數萬計使
自募兵賜予賞賚恩數備至人皆呼爲郭尚書蓋營
寨俚俗呼兵員之稱也其所召人皆市井游惰色色
有之不問騎射善否但擇年命合六甲者足矣有賣

線劉六者與姚宅比隣僕熱識之郭京一見授以將命他皆類此賊兵攻圍甚急郭京談笑自若動似有道者擇日出兵可致太平直殺至陰山而止其所招軍兵但欲斫首爾不必戰也前置天王旗每壁分三面以鎮四壁按五方色或畫天王或畫北斗不知何法也又有劉無忌者乃街市貨藥道人常倒立泥中懸一服藥牌子亦作統制內外許之蓋取丘濬詩郭京楊式劉無忌皆在東南卧白雲之讖也又有僧傳臨山請亦如京募兵稱統制常與京相追隨二十五

日早宣化門大開郭京出兵城中居民跣踵延頸于宣化門者數千人立俟捷報俄頃報云郭京前軍已得大寨立旗於賊營矣又報云前軍又奪賊馬千匹矣姚友仲疑之與石茂良登敵樓而望正見賊兵整定人馬忽有郭京下使臣來傳令云樓子上除守樓子使臣軍兵外餘人並不得上樓子蓋天甲法能使人隱形若樓上人多恐賊兵覘望言猶在耳賊兵兩兩翼翼鼓譟而進衝斷前軍一掃而空若刈茅草居後者悉墮護龍河釣橋已尸積不可拔矣城門急閉

賊帥大怒鳴鼓振旅鍍衣滿野多若螻蟻皆沿城而上止用一舊雲梯可置五十人初有十餘人登疊而上班直槍手皆不向前用命又值百姓搬石城上望風走下其守禦之人與百姓軍兵互相殺戮無一用命向前者其城遂陷乃閏十一月二十五日午時也余目擊其事故志之

閒燕常談

宋 董弅

張昌言初與种世衡善及持父喪世衡遺以汝州田十頃辭弗受使者在塗而世衡卒乃以還其子詰詰遵父命不承田遂蕪廢者三十年元豐中隣人告官移文二家皆弗取郡守劉斐言諸朝願以田給州學朝廷嘉之卒還种氏昌言名聞位至給事中夫世有爭鄰畔踴步之田至相紛競甚者兄弟宗族鬪訟諱不肯已遂爲世讐者亦聞种張之事乎

政和中何執中爲首台廣殖貲產邸店之多甲於京師時有以舊印行吉觀國所試爲君難小經義稱爲上皇御製者人競傳誦會大宴伶官爲優戲相謂曰官家萬機之暇何所爲曰不過燕樂爾曰不然亦如舉子作文義問何以知之遂舉爲君難義誦一過乃以手加額北鄉贊歎說聖意匪獨俛同韋布之士留神經術仰見兢兢圖治不安持守之深意天下幸甚又問宰相退朝之暇何所爲曰亦作文義問何義曰爲臣不易義乃批其頰曰日掠百二十貫房錢猶自不易裏蓋俚語以貧窶爲不易也

紹興乙卯夏大旱車駕在臨安府詔禁屠宰以禱兩諫議大夫趙霈上言曰自來斷屠止禁豬羊而不及鵝鴨請并禁止中書舍人胡寅曰一疏無二百言而用字以十數况諫議乃及此乎聞虜中統兵者號龍虎大王脫或入寇宜以鵝鴨諫議拒之時人以爲名對

歸田錄載梅舜俞受敕修唐書語其妻曰吾之修書可謂胡孫入布袋矣妻應聲對曰君於仕宦可謂鮎

魚上竹竿耶聞者以爲善對大觀中薛肇明知上皇御製詩有曰懽聲似鳳來啣詔喜氣如雞去揭竿韓子倉戲爲更之曰窘如老鼠入牛角難似鮎魚上竹竿時爲的對尤勝於梅

李端行字聖達毘陵人崇寧間太學屢中魁選聲名籍甚大觀丁亥歲與諸路質士群試李士英作魁聖達第二意不中之嘗曰天下清氣無南北之異但吳中清氣十分鍾於人河朔清氣爲鵝梨占了八分以士英河內人故也士英啣之其後士英拜相聖達方爲太傅坐小累罷坎壈失志而死

薛肇明謹事蔡元長至戒家人避其名宣和末有朝士新買一婢頗熟事因會客命出侑尊一客語及京字婢遽請罰酒問其故曰犯太師諱一座駭愕婢具述先在薛太尉家每見與賓客會飲有犯京字者必舉罰平日家人輩誤犯必加叱詈太尉脫或自犯則自批其頰以示戒

王將明作賀復燕雲表以昆夷維其喙矣對燕民悅則取之鄭達夫特爲領樞密院事亦用上句而以周

公方且膺之爲對語王曰相公屬對甚的因舉已對曰此是當家者

王荆公在蔣山一日有傳東坡所作表忠觀碑至介甫反覆讀數過以示坐客且曰古有此體否葉致遠曰古無之要是奇作蔡元慶曰直是錄奏狀耳何名奇作介甫笑曰諸公未之知爾此司馬遷二五世家體

章聖朝馮守信爲步軍指揮使遇郊禮其弟欲以已子冒爲守信子以助高蔭守信不可曰吾自行伍蒙上拔擢至此愧無以報稱奈何欺君是歲并其子不蔭以明於弗無所愛子近見士大夫仕至通顯以兄弟之子冒已子而受高蔭者多矣恬不爲非人亦不以爲怪訝也甚者以他人而爲已之有服親以冒異姓恩澤者聞守信之風盍知愧乎

杜祁公爲守兗州石守道卒於郡惡之者謂介僞死而北走胡以詔覈實祁公會僚屬語之衆不敢當時龔輔之爲掌書記抗言曰介平生遭諒有是耶願以闔族保其必死祁公悚然探懷中奏藁示之曰老夫

既保介矣君年少見義必爲豈可量哉今世居下位而能執義抗言如輔之者固難其人而爲郡守獎人之言以成就其美名如祁公者未之見也

張乖崖公常言見事有三難能一也見而欲行二也當行必果三也前輩於事精思如此是所以大過人也又云事無大小皆須用智智如水也不流則腐若凡一日不用智臨大事之際寧有智來予每佩服斯言

歐陽文忠公謂謝希深曰吾平生作文章多在三上馬上枕上廁上也蓋惟此可以屬思耳

因話錄載韓僕射臯病小瘡令醫傅膏藥藥不濡公問之醫云天寒膏硬

近歲許冲元將知西京有一屬稟事云某預錢若干已有指揮許將來春充預買錢冲元厲聲叱之曰許將如何作則故切得預買錢其人始悟觸諱踉蹌謝過

而退又元厚之知杭州一吏呈公事云合依元降指揮厚之徐拱手緩聲曰元降何嘗指揮吏惶恐厚之曰爾誤也不之罪

錢中道帥太原一日武官謁見敘舊累數百言而退
錢語坐客曰適來官人口不稱名但稱賤迹不已欲
面折之便是要人避已名也客問似乎門下有舊錢
曰舊識其公客曰某亦識之佳士也錢曰只那老賤
迹亦坐皆笑

太宗朝王濟主漳州龍溪簿時福建諸郡輸鶴翎爲
箭羽旣非常有之物而官司督責甚急民間苦之濟
輒以便宜諭郡民用鵝翎代之因附驛以聞詔可其
請施及旁郡民咸德之

宋汝霖澤政和初知萊州掖縣時戶部下提舉司科
買牛黃以供在京惠民和劑局合藥用督責急如星
火州縣百姓競屠牛以取黃旣不登所科之數則相
與歛錢以賂上下胥吏丐免汝霖獨以狀申提舉司
言牛遇歲疫則多病有黃今太平之久和氣克塞縣
境牛皆克脂無黃可取使者不能詰一縣獲免無不
懽呼感戴者

裴誦爲史思明所得僞授御史中丞時思明殘殺宗
室誦陰緩之全活者數十百人此事見談賓錄靖康

之變金人盡欲得京城宗室有獻計者謂宗正寺玉牒取有籍可據以取則無遺矣虜酋立命取籍蒼黃間玉牒所有吏已持至南薰門亭子矣會虜使以事暫還此夜惟監交物官數人在焉戶部邵澤民溥其一也遽索視之每揭三二板則掣取一板投之火爐中歎曰力不能遍存之得預名被焚者可以免計一籍中掣取而焚者亡慮十二三俄頃虜使至吏舉籍以授之遂按籍以取凡京城宗室獲免者皆澤民之力也而人多不知予因閱裴諝事故志之

京城既陷虜遣使籍帑藏至軍器庫點閱兵仗時莫壽明以內相爲館伴因白自念兩朝和好當載戢干戈載橐弓矢虜使應聲曰我曹脚轉後不請云左屬橐鞭右執鞭弭與君周旋

呂汲公在相位其兄進伯自外郡代還相與坐東府堂上夫人自廊下降階趨參以二婢掖侍而前進伯遽曰宰相夫人不須拜微仲解其意叱二婢使去而夫人獨拜於赤日中盡禮而退進伯畧不顧勞聞者歎服其家法之嚴

何臬當京城已陷虜人入視帑藏倉庾時有胡思者
爲司農卿其諸倉米麥數白臬既復臬送至廳事傍
遽屬言曰大卿切勿令亂量思應曰諾至客次方悟
其戲蓋語有胡思亂量也時謂作宰相如此何以服
百僚

儒林公議

宋 亡名氏

成都劉備廟側有諸葛武侯祠前有大栢圍數丈唐
相段文昌有詩石在焉唐末漸枯歷王建孟知祥二
僞國不復生然亦不敢伐之皇朝乾德五年丁卯夏
五月枯栢再生時人異焉三國至乾德初歷年一千
二百餘年枯復生於皇祐初守成都又八十年矣新
枝籠雲并舊枯幹並存若蚪龍之形

太平興國戊寅歲程羽守益都時立春在近縣史納

土牛偶人於府門外觀者頗衆王者恐有高人所損
遂移至廳事之左少選程出視事怪問之王者以對
程笑曰農夫牧豎非升廳之物兆見於此不祥莫大
焉當時聞之以爲過論至甲午歲果有村氓叛竊入
据城邑焉人亦服其理識

章聖祥符中行封祀之禮具造宮觀以崇符瑞時王
旦作相迎合其事議者或非之旦謂人曰自昔帝王
或馳騁田獵或淫流聲色今主上崇真奉道爲憶兆
祈福不猶愈於田獵聲色之惑邪

太祖承五代易姓之後知人心未固以太宗身試艱
危有英睿之斷可以王天下故居常以主社許之一
日太宗被疾憊甚車駕幸其邸勉令灼艾因自指所
御赭袍示之曰此當誰着耶末年友愛彌篤終以大
寶授之太宗纂嗣下河東海內生靈寢安不知有他
姓矣大哉聖人之治也舍其子而立其弟以公天下
追惟堯舜之心豈遠是道哉

太祖下河東回止蹕常山謀伐幽薊及不利班師遂
留駕前刻漏及渾儀於行宮蓋深憤醜虜憑陵志在

必復疆宇以拔生民抑亦示艱難於子孫也慶曆甲申歲旣平保塞叛卒留住常山繕葺宮殿藻堊一新宴殿特瓌壯兩廡修敞不減京都集英制度蓋宴犒軍校之所也

太祖天表神偉紫鸞而豐願見者不敢正視李煜據江南有寫御容至僞國者煜見之日益憂懼知真人之在御也

范仲淹富弼初被進用銳於建謀作事不顧時之可否時山東人石介方爲國子監直講撰慶曆聖德詩以美得人中有惟仲淹弼一夔一契之句氣類不同者惡之若仇未幾謗訾群興范富皆罷爲邵介詩頗爲累焉

太宗志奉釋老崇飾宮廟建開寶寺靈感塔以藏師舍利臨瘞爲之悲涕興國寺構二閣高與塔侔以安大像遠都城數十里已在望登六七級方見佛殿腰腹佛指大皆合抱觀者無不駭愕兩閣又開通飛樓爲御道麗景門內創上清宮以尊道教殿塔排空金碧照耀皆一時之盛觀自景祐初至慶曆中不十年

間相繼灾燬略無遺焉欲爲之福如是其效乎

太宗嘗謂杜鎬曰今人皆呼朕爲官家其義未諭何謂也鎬對曰臣聞三皇官天下五帝家天下考諸古誼深合於此上甚說其對

曹彬下江南城李煜面縛就彬請命彬謂之曰國主可歸宮厚有裝蓄以備歸朝煜深德之諸將爭言不可蓋懼其或自引決爾彬徐曰無畏彼若能死則豈復忍耻以見吾輩耶畢如其言衆皆服其雅量

孫奭起於明經敦履修潔端儀典正發於惻惻章聖崇奉瑞貺廣構官殿以誇夷夏奭累疏切諫上雖不能納用而深憚其正疏語有國之將興聽之於人國之將亡聽之於神其忠朴如此

盧多遜權謀之士也太祖常患耶律氏據幽薊未有策以下之多遜進說願權都鎮州經畫攻取俟恢復漢土則還蹕於汴聞者果之

太宗嘗責趙普以下舉將帥普對曰昔明宗舉石晉晉選張彥澤劉高祖拔郭上皇世宗得太祖臣豈敢輕舉耶

張詠治蜀承兵亂之後比防南衆四野寇暴未息城中無旬月之儲乃榜衢市錢官監之直貴米價以博易之糧廩因之充接蜀漸安焉

明道中江淮薦饑乃命王隨爲安撫使隨素無才術不能拯傷救敝以活流殍但令人負緡以散丐者每出則前後擁塞趨導者不能呵隨方切切矜問示爲恩惠識者無不嗤之

薛奎參預宰政頗質厚任真明肅太后將行恭謝宗廟之禮自呂夷簡而下皆阿順聽命獨奎抗議不屈明肅深忌之然衆議已定遂備法駕容衛一同帝者識者頗以爲憂及明肅崩殂夷簡等皆黜補郡獨奎留焉意將可以爲相及李迪再居相位疎直言遠時務上察其材短未有以濟之者時范諷方以言幸乃論非夷簡不可奎遂稽於大用以至終身知者惜之景德初契丹大寇河朔章聖將幸澶淵中外人情震懼車駕發京師六軍奏作樂上疑問左右杜鎬前曰周武伐紂前歌後舞上悅遂作樂人情頗安馮拯在中書孔道輔初拜正言造其第謝之拯謂曰

備林公論
天子用君作諫官豈宜私謝執政耶道輔慙伏而退
後嘗謂人曰如馮公者未足爲賢相然求之于今未
易有也

孔道輔自以聖人之後常高自標置性剛介急於進
用或有勸其少通者答曰吾豈姓張姓李者耶聞者
每笑之爲御史中丞以事被黜知鄆州然非其罪躁
憤且甚至胙縣一夕卒於驛舍

元昊未叛前其部落山遇者歸延州告其謀時天章
閣待制郭勸守延州乃械錮還賊示朝廷不疑之意
賊戮其族無遺類由是西人怨懼向化之心絕矣賊
爲患旣劇朝廷降詔購募賊中有僞署名職至卑如
埋移香者作輸歸欵朝廷重其封祿至以郡王待之
亦終不至賊黨益固矣

真宗與北戎修好遣使稱北朝公卿以丁謂事適然
無異論時王曾爲著作郎直史館獨抗章曰古者尊
中國賤夷狄真若首足二漢雖議和親然禮亦不至
均今若是是與之抗立首足並處失孰甚焉臣恐久
之非但並處又病倒植顧其國號契丹足矣真宗深

所賞激然使者業已往遂已識者是之

王曾知審刑院法首違制報徒曾請非親被之以失論從杖既而外郡有以是具獄真宗怒詔令如法曾執前議上謹容曰若卿議是無違制者曾對曰如詔旨亦不免有失者天下之廣豈人人盡知制耶惟上裁幸上悟忻然從其議因著爲令

夏寇擾邊關中科歛頻仍民力大困掌計簿者遷徙靡寧無久職之計人戶逃移幾半公私窘蹙及吳遵路爲都轉運使雖究意利害而分九等戶爲三十七等均徭民益怨擾不知所措

祥符中中書試制舉人六論畢呂夷簡及布衣周啓明將被親策執政以爲封禪有期將告成功於天下不當復訪人以得失遂報罷夷簡特升職位倅啓明免將來進士鄉薦啓明乃歸括蒼隱居聚徒講學不復仕進時論高之

馬亮尚書典金陵於牙城良隅掘地永數百斤嚮之以備供帳其地乃僞國德昌宮遺此鉛華之灰積也李氏區區偏據江表之地而淫色奢縱如此欲其國

祚之長永其可得耶

賈氏談錄

偽唐張洎

庚午歲予銜命宋都舍於懷信驛左補闕賈黃中丞相魏公之裔也好古博雅善於談論每欵接常益所聞公館多暇偶成編綴凡六條號曰賈氏談論錄貽諸好事者云耳

李贊皇初掌北門奏記有相者謂公它日位極人臣但厄在白馬耳及登相位雖親族亦未常有畜白馬者會昌初再入廟堂專持國柄平上黨破回鶻立功

殊異策拜太尉封魏國公然性多忌刻當途之士有不協者必遭譴逐翰林學士白敏中大惧遂調給事中韋弘景上言相府不合兼領三司錢穀專政太甚武宗由是疑之及宣宗卽位出德裕爲荆南節度使旋屬淮海李紉有娛女納之獄上刑部侍郎馬植專鞠其事盡得德裕黨庇之惡由是坐罪竄南海歿而不返厄在白馬其信乎

中土士人不上札翰多爲體院體院者真元中翰林學士吳通微嘗工行草然體近隸故院中胥徒尤所做其書大行於世故遺法迄今不泯然其鄙則又甚矣

驪山之華清宮殿廢已久今所存惟繚垣而已天寶所植松柏徧滿崖谷望之鬱然朝元閣在北山嶺之上基址最爲嶄絕次界卽長生殿故基東南湯泉凡一十八所第一是御湯周環數丈悉砌以白石瑩徹如玉面皆隱起魚龍花鳥之狀四面石坐階級而下中有雙白石蓮泉眼自甕口中湧出噴注白蓮之上御湯四面角卽妃子湯湯面稍狹湯側有紅石盆四

所作齒苔於白石之面餘湯迤邐相屬下鑿石作黠
竇走水東南數十步復立石湧出灌注石盆中賈君
云此是後人置也

白傳葬龍門山河南尹盧真刻醉吟先生傳立于墓
側今猶在洛陽士庶及四方遊人過其墓者必奠以
卮酒故塚前方丈之土嘗成泥濘

賈君云僖昭之時長安士族多避寇南山中雖游經
離亂而兵難不及故今衣冠子孫居郟杜間室廬相
比

白傳姪敏中曾作諫官獻疏請叔謚上曰何不取醉
吟先生去墓耶卒不賜謚及後在相奏立神道碑其
文卽李義山之辭也

褒斜山谷中有虞美人草狀如雞冠大而無花葉相
對行路人見者或唱虞美人則兩葉漸搖動如人撫
掌之狀頗應節拍或唱他辭卽寂然不動也賈君親
見之

予問賈君中土人每日火麪而食然不致壅熱之患
何也賈君曰夾河風性寒故民多傷風河洛東地鹹

賈氏詩錄 卷之七
水性冷故民雖哺粟食麥而無熱疾又曰滑臺風水
性寒冷尤甚土民共啗附子如啗芋栗

燈下閒談

宋 江洵

呂用之在維揚日佐渤海王擅政害人具載于妖亂
志中中和四年秋有商人劉損挈家乘巨船自江夏
至揚州用之凡遇公私往來悉令損覘行止劉妻裴
氏有國色用之以陰事取其裴氏劉下獄獻金百兩
免罪雖脫非橫然亦憤惋因成詩三首曰寶釵分股
合無緣魚在深淵日在天得意紫鸞休舞鏡斷蹤青
鳥罷啣箋金盃倒覆難收水玉軫傾欹懶續絃從此

靡蕪山下遇祗應將淚比流泉其二驚辭舊律知何
止鳳得新梧想稱心紅粉尚殘香漠漠白雲將散信
沉沉已休磨琢投歡玉嬾更經營買笑金願作山頭
似人石丈夫衣上淚痕深其三舊常遊處徧尋看觀
物傷情死一般買笑樓前花已謝畫看窓下月空殘
雲歸巫峽音容斷路隔星河去住難莫道詩成無淚
下淚如泉滴亦須乾詩成吟咏不輟因一日晚凭水
窓下見河街上一虬鬚老叟行步迅疾骨貌昂藏睛
光射人彩色晶瑩如曳冰雪跳上船來揖揖曰子中

心有何不平之事抱鬱塞之氣損具對之叟曰祗今
便爲取賢閣并寶貨回卽發不可更停于此也損察
其意必俠士也再拜而啓曰長者能報人間不平何
不去蔓除根豈更容姦黨叟曰呂用之屠割生民奪
君愛室若令誅殛固不爲難實愆過已盈亦神人共
怒祗候冥靈聚錄方合身首支離不唯試及一身又
須殃連七祖且爲君取其妻室未敢逾越神明乃入
呂用之家化形于斗拱上叱曰呂用之背違君親特
行妖孽以苛虐爲志以惑亂律身仍于喘息之間更

慕神仙之事冥官方錄其過上帝卽議行刑吾今錄
爾形骸但先罪以所取劉氏之妻并其寶貨速還前
人尚更愜色貪金必見頭隨月落言訖鏗然不見所
適用之驚懼遽起焚香再拜夜遣幹事併賚金及裴
氏還劉損之不待明促舟子解纜虬鬚亦無蹤矣
向薌林因入對論奏甚久上顧問再三中書舍人潘
良貴攝左史忽出位言曰天時暑甚向某不合以無
益之言久勤聖聽公退上章待罪且乞致仕或者謂
榻前因奏端研書畫潘有此言五峯行狀大畧相似
所奏不同耳

鞠堂野史

宋 林子中

治平三年丙午十一月十八日英宗不豫罷朝外人
驚擾不知其詳及十二月二十二日立皇太子中外
盡疑四年正月北史兩番在館民間互相語云上已
升遐但俟北客去始發哀耳余親聞里媪女掩耳而
逃時上至大漸八日早猶召孫奇入診是日北客方
出館果呼班吏宣上遺制上竟以北客去日上仙民
聞之語何不祥也福寧殿御座下微陷填之復然掘

之深丈餘得一石石上有八字不可辨御書院被應有曉仙家篆者令密解之云歲在申酉汴都不守神宗以丁未卽位在位再涉辛酉年無它事不知其何祥也

紹興五年春永興軍田夫段義耕得玉璽上于尚書禮部以爲秦之傳國璽其文曰受命于天旣壽永昌詔與禮部翰林祕書御史太常官驗定集議方員二寸半印文深琢如碑字嘴白而地紅也字畫乃蟲篆也

禁中帝及兩宮各有尼道并女冠各七人選于諸寺觀年三十以上能法事者充隨本殿內人居處每早輪一尼一道導上于佛閣前讚念導上燒香佛道者各兩拜又導下殿燒天香四拜又導至殿門後殿出視朝方退應諸閣凡欲請尼道看經者皆此輩每半年或數月一歸元寺觀折洗本位使臣隨臣隨住五七日還

退齋筆錄

宋 侯延慶

建炎二年戊申楊淵守吉州是年車駕駐蹕維揚江南諸郡日虞金人深入淵時修城得銅鐘於城隅有文云唐京兆李愛子墓註唐興元初仲春中巳日吾李愛子役築於廬陵殞于西壘之顛吾時司天文昭政命令晦朔康定之始未欲塋於他山就瘞於西壘之振吾卜茲土後當大德五九之間世衰道敗浙梁相繼喪亂之時章貢康昌之日復工是壘吾亦復出

是邦東平鳩工决使吾愛子之骨得同何伯聽命于
水府京兆逸翁深甫記淵方具版築未成明年金人
犯維揚車駕幸浙東金人遂渡江分兩路一犯明越
車駕登海舟駐永嘉一犯洪吉太母保章貢淵失守
既經兵火不知鐘所在癸丑呂源來守下車即修城
不數月壁壘皆立東平鳩工之言亦驗云銅鐘文銘得之劉備
元豐中王荆公乞罷機政寓於劉沆相宅幾兩月神
宗未許其去沆之子瑄嘗謁公坐間聞公云化成在
處在近可令呼來化成者工課命老僧也少頃化成

至公作一課更為看命化成曰三十年前與相公看
命今仕至宰相更復何問公微作色曰安石問命又
不待做官但力乞去上未許只看易便去得否化成
曰相公得意濃時正好休要去在相公不在上不疑
何卜公悵然歎服去意遂决瑄之子問云
神宗時以陝西用兵失利內地出令斬一漕臣明日
宰相蔡確奏知上曰昨日批出斬某人已行否確曰
方欲奏知上曰此事何疑確曰祖宗以來未有殺士
人事不意自陛下始上沉吟久之曰可與刺面配遠

惡處門下侍郎章惇曰如此卽不若殺之上曰何故曰士可殺不可辱上聲色俱厲曰快意事便做不得一件惇曰如此快意事不做得也好

呂源云

蔡確之子懋宣和末爲同知樞密院事因奏事言及確南遷時事云蘇軾有章救先臣確臣家嘗傳錄因袖出章進上皇云蘇軾無此章軾在哲宗朝所上章哲宗以一旋風冊子手自錄次今在宮中無此章也懋悵然而退

鄭望之云

皇朝類苑

江少虞

李相簡穆公沆嘗被同年馬亮責之曰外議以兄爲無口匏公笑曰吾居政府然無長才但外陳利害一切報罷聊以此報國爾今國家防制纖悉密若凝脂苟卑狗所陳一一行之則所傷實多陸象先曰庸人擾之正所謂也儉人苟一時之進豈念於民耶王文正公曾爲人持重在中書最爲賢相嘗謂大臣執政不當收恩避怨公嘗語尹師魯曰恩欲歸已怨

使誰當聞者歎服以爲名言

薛簡肅公天禧初爲江淮發運使辭王文正公王無他語但云東南民力竭矣薛退而謂人曰真宰相之言也

慶曆初仁宗服藥久不視朝一日聖體康復思見執政坐便殿促召二府宰相呂許公聞命移刻方赴召至中書省數輩促公同列亦贊公速行公愈緩步既見上曰久疾方平喜與卿等相見而遲緩之來何也公曰陛下不豫中外煩憂一旦聞急召近臣臣等若

奔馳以進慮人心驚動耳上以爲深得府臣之體

文彥博知永興軍起居舍人毋澁鄂人也至和中澁上言陝西鐵錢買物者不肯售長安爲之亂民多閉肆僚屬請禁之彥博曰如此是愈使惑擾也召絲絹行人出其家縑帛數百疋使賣之曰納其直盡以鐵錢勿以銅錢也於是衆曉然知鐵錢不廢而市肆復安矣

曹侍中彬爲人仁愛常知徐州有吏犯罪旣立案逾年然後杖之人皆不曉其旨彬曰吾聞此人新娶婦

若杖之彼其舅姑必以婦爲不利而惡之朝夕笞罵使不能自存吾故緩其事而法亦不赦也其用志如此

珩璜新論

宋 孔平仲

周昌以漢高祖比桀紂高祖不以爲罪壺關三老以漢武帝比瞽瞍而武帝爲之感悟真可謂大度之主也

郊祀志漢武三月出行封禪禮並海上北至碣石巡自遼西歷北邊至九原五月復歸於甘泉百日之間周萬八千里嗚呼其荒唐甚矣

漢文帝封宋昌爲壯武侯唐太宗作威鳳賦賜長孫

無忌可觀其量矣

舊史張易之傳朱敬則之諫大爲醜訐而則天勞之賜綵百段至於殘害諸李自戕其子以惡其母故公主幽閉至年四十不嫁以配當上衛士其悍鷙亦無比焉

光武時尚書令甚卑申屠剛未有官徵爲侍御史遷尚書令以直諫失旨出爲平陰令乃其證也肅宗時尚書令甚重郅壽自冀州刺史三遷尚書令帝擢爲京兆尹乃其證也

漢時官職不主於遷夏侯嬰有大功無他過自高祖爲沛公時嬰爲太僕又事惠帝呂后訖文帝時只爲太僕楊雄亦曰曠日持久積數十年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也

丞相封侯自漢公孫弘始也三公封侯自魏崔林始也以災異策免三公自東漢馬防始也三公在外自張溫始也唐自武德以來三公不居宰輔者惟王思禮一人已

尚書與尚食尚公主同而世俗相承以平聲呼誤矣

見張耳傳注朝請音才性反非請託之請也見成帝紀注

退之詩好押狹韻累句以示工而不知重疊用韻之病也雙鳥詩兩頭字孟郊詩兩奧字李花詩兩花字是也

周武皇帝初服常冠以皂紗全幅向後束髮仍裁爲四脚今之幞頭正是此遺法也

後漢南海貢荔枝桓帝時唐羗上疏罷之唐貢蜀中荔枝盧仝詩天子初嘗陽羨茶是時當未知七閩之

奇

謂天子爲官家蕭梁時已有此語梁簡文諸子傳建平王大楸見武帝禮佛謂母曰官家尚爾見安敢辭耶

俗所謂平善亦有所出也趙飛燕傳成帝昏夜平善是也

俗所謂阿誰三國時已有此語龐統傳向者之論阿誰爲是

俗所謂見錢見穀漢已用之王莽傳舍無見穀王嘉

疏元帝時外戚貲千萬者少爾故水衡少府見錢多也

俗所謂停待晉書已有此語也愍懷太子傳陛下停待是也

今所謂蒙教賜之類蜀董和傳諸葛亮爲丞相下教之說蓋謂此耳

吳雄之葬巫鑿皆言滅族此亦文之病也彼巫鑿何預葬事謂之葬師可也

蜀爲險固然守非其人最爲易取秦伐蜀十月取之
後唐平蜀王衍七十五日今朝平蜀孟昶只用六十
六日也

說郛目錄

身第三十八

白懶髓

張仲文

清夜錄

俞文豹

貴耳錄

張端義

碧雲駮

梅堯臣

異聞記

何光

芝田錄

丁用晦

避亂錄

王明清

吟嚙錄

宋無

壽關錄

太行山人

白懶髓

宋 張仲文

寧廟朝高文虎知貢舉日以天子大采朝日為賦題
 試貢士而舉人困厄於此學舍皆嘆怨後文虎因作
 西湖放生池碑誤引故事及上殿墮笏失儀兩學齋
 舍哀金作綵帳贈教禽獸伎人趙十一郎寓意以譏
 之其中有云鼠猴搢笏而不失其儀士有所愧禽鳥
 認書而咸知所出人反不如後伎人因從官梁李璘
 沈作賓沈誥輩與高君會于官苑召至呈伎因以此

帳張于園高君見之曰此必淳爲之耳淳台州人後
於毛自知榜第三名及第

嘉定丁丑九月臣僚奏孔煒罷知高安孔本三衢人
乙亥生仕至都官以女爲門人鄭復禮盜去遂有此
玷復禮乃永嘉士人因善醫而爲孔門館賓與諸子

游惟館于民家先數日前因見行都博雞者

行都以三文十

純博雞并錢

復禮博之以骰錢祝之得純成欲盜此女隨

手得純字更借取一祝再博而又純漫遂因孔君奉
祭牙齋壇是夜復禮遂盜此女令弟孝禮携往姑蘇

逮曉本家覺復禮與諸子責督警捕人根緝後以復
禮之館媪告獲復禮孝禮俱徒刑編置而此女姪免
刑押歸本貫且復禮初以博錢卜其吉凶或謂使
其當時不博得成或無此禍殊不知造罪背理豈有
幸免而鬼神亦得陰治之故使之博成而作成其罪
矣且夫帷薄之間不謹分嚴豈特孔氏之家乎皆托
於報緣恐未當理

慶元間有士人姜夔上書乞正奉常雅樂京仲遠承
祖主此議送斯人赴太常同寺官校正斯人詣寺與

寺官列坐召樂師賫出大樂首見錦瑟姜君問曰此
是何樂衆官已有謾文之歎正樂不識樂器斯人又
令樂師曰語云鼓瑟希未聞彈之衆官咸笑而散去
其議遂寢至今其書流行於世但據文而言耳
紹興初行都童謠曰洞洞張河爺娘一似六軍之教
塲忽民間遺火自大瓦子至新街約數里是時皆葦
席屋後嘉泰初童搖曰掀也又曰火裏此銀匠
謔語大小
皆語及此忽季春楊浩家遺火自龍舌頭山延燒至
艮山門外船塲自南至北僅五十餘里楊浩父子偕

竄海南其時守臣趙善堅殿帥吳曦步帥夏侯恪因
是罷去

紹定初御街中瓦前賣團子者目爲三火下店如此
兩三處先因鄭德懋家遺火焚燒中瓦及御街數千
家時有錦城佳麗地紅塵瓦礫塲之語後三年間中
瓦後娼戶李博士家遺火焚燒中瓦及大街十餘家
是夜在家飲酒者府吏王德用連坐被罪至四年九
月間李博士橋王德家遺火自北而南焚燒至前湖
門外方家峪山亦僅五十餘里宗廟百司一夕迨盡

白姊歸
中瓦又爲灰燼此三火之讖明矣王德取斬是時守
臣林介殿帥馮榘步帥王虎因是罷去

嘉定間韃虜交攻廷臣有以和戰守三策爲言者謂
戰爲上策守爲中策和爲下策是時胡榘侍郎專主
和議會入朝時四明袁燮侍郎與胡公廷爭專主戰
守議仍以笏繫胡公額遂下侍從臺諫集議後袁君
以此辭歸太學諸生三百五十四人作詩以送袁君
曰天眷頻年惜掛冠誰令今日遠長安舉幡莫遂諸
生願祖帳應多行路難去草豈知因害稼彈鳥何事

却驚鸞韓非老子還同傳憑仗時人品藻看今江東
倉使狀元公甫卽其子也

秦檜師垣故第卽今之德壽宮西有望仙橋東有升
仙橋後紹興末年師垣薨適值天府開浚運河人夫
取泥盡推積府墻及門有無名人題詩于門曰格天

閣在人何在

格天閣乃高宗宸翰賜秦
檜之家一德格天之閣

偃月堂深恨

已深不向洛陽圖白髮却於郿塢貯黃金笑談便欲
興羅織咫尺那知有照臨寂寞九原今已矣空餘泥
滓積墻陰韓侂胄平原甲第卽瑞石北阜爲第後開

禧末罪遂後改爲寺監齋舍生有題二絕于壁曰掀
天聲勢祗冰山廣厦空餘十萬間若使早知明哲計
肯將富貴博清閑花柳依然弄曉風才郎袖手去無
蹤不知郿塢金多少爭似盧門席不重兩詩皆用董
卓郿塢事然權勢所歸之地古今皆然也

趙從善尚書自號無著居士家居吳郡從善尹天府
日招郡學喬木在家熟訓子希倉而喬生者實無所
知乃饗餐人爾不能責成其弟子但委靡依隨而已
忽教希倉以旦望祠孔聖令匠依公庠釋菜儀制鑄

造禮器等依奉常行禮同里黃子由尚書聞之欲發
譴會從善知悉令毀棄而逐喬生後希倉公倅紹興
日令庖人造燥子茄子欲書判食單問廳吏茄子吏
曰草頭下著加卽援筆書草下用家字乃蒙字郡人
目曰燥子蒙會稽郡治有賢牧堂謂范文正公趙清
獻公翟忠惠公朱忠靖公趙忠簡公史越王張毘陵
守像民祠之從善嘗帥浙東日使門吏諭耆宿經倉
憲兩司陳乞以州治賢牧堂增從善像兩司一時奉
承從請旣成有郡士朱萬年題詩于堂曰師宰使衆

白鳩
作祠堂要學朱張與鄭王大家飛上梧桐樹自有旁人說短長

行都人多易貧乏者以其無常產且夫借錢造屋棄產作親此浙西人之常情而行都人尤甚其或借債等得錢首先飾門戶則有漆器裝折却日逐糴米而食妻孥皆衣敝衣跣足而帶金銀釵釧夜則賃被似此者非不知爲費欲其外觀之美而中心樂爲之耳其語言無實尤可誚如語年甲則曰本末語居止則曰在前面語家口則曰一筓牙齒語仕祿則曰小差遣如此等澆薄之語甚多

嘉定癸酉臣僚奏請禁止都城青蓋兩學俱以皂蓋出入而天府又復禁止忽有外郡參學士人入都不知所禁被獲入公府士人乞供對而書詩曰冠蓋相望古所然易青爲皂且從權中原多少黃羅蓋何不多多出賞錢州府遂決捕人而遣之然皂蓋終非中都所宜用者

嘉泰末年平原公恃有扶日之功凡事自作威福政事皆不由內出會內宴伶人王公瑾曰今日政如客

白獬豸
人賣傘不由裏面後寧宗恭淑后上仙而曹氏爲婕妤
好平原特以爲親屬偶值真里富國進馴象至平原
語公瑾曰不聞有真理富國公瑾曰如今有假楊國
忠平原雖憾之而無罪加焉

有一世賞官王氏任浙西一監當初到任日吏輩來
獻錢物幾數百千仍白曰下馬常例王公見之令作
一狀并物白解上司以爲吏輩以此欲污之吏輩市
民等祈告再四而乃令取一櫃以其物悉置之於櫃
中對衆封緘寘于廳治戒曰此任中有一少犯卽發

此任內吏民警懼課息俱備以至終任榮歸登舟之
次吏白廳櫃此公曰尋常既有此例須有文牘吏賚
案至俾舁櫃于舟載而歸矣又有一內司出官者姓
王人初任江右一尉凡事不少恕尤多刻剝吏民不
堪忽於出巡之次偶被市民邀請于宅中宴飲直抵
三鼓飲散而歸兵卒皆醉倒初以爲市民好客不暇
詢其蹤跡越月餘憲司差人邏捕兵卒及此尉赴憲
臺錄治謂是夜尉携兵卒強盜一部民家賚尉司旗
仗等訴于憲司而有是獄尋究得乃其飲于民家其

白狼骨
被苦吏民乘兵卒之醉取其兵器故爲尉來劫掠以
敗其任後案成削去仕籍

環衛官趙逢知秦州蔡闢作教官每過廳一揖而已
衆官問闢教授何故待使長之薄闢云西班不足道
逢聞之置之不問若彼此小人萬一對衆官問闢開
基太祖是東班是西班闢有何說儒生斗筭之量傲
而自滿闢自小職事叨冒入臺專務以勢力巧舉削
婺州太守應命不前以私害公而上疏後出臺除太
常少卿點檢不曾作邑清臺掃出首言傲長官之一

端也

有一朝士嘗爲相守有醫者以醫藥出入門下頗相
善偶元日夜漏未盡在客次伺賀初至已有一客但
見此客時時遣人入廳事詢問報云猶未醫亦不敢
詢之如是凡三數次皆云猶未繼而迨曉辨色矣客
怒罵連聲稱不孝上馬而去醫亦不詢他日從容與
守言之問其狀貌乃其先也云適除夜飲酒過多逮
曉方享祀耳蓋夫鬼本陰唯夜可以來耳

石湖范參政初官到任參州在客位其同參者聞爲

白獬豸
吳郡人卽云歆子石湖先生聞之在懷後因醪會日
云請歆子石湖先生書口號曰我是蘇州監本歆與
爺上壽獻棺材宗室元來是皇族雨下水從屋上來
石湖入叅大政其人尚在選囑老參軍其人來不呼
召叅政卽見顏溫講同官之好謙曰某老歆無用
李晦菴粹伯知杭州除湖北倉使被召除太常寺丞
呼太丞一外道知州來于堂入丞相客位問有甚官
虞候報李太丞知州者一揖而已更不交談忽發問
云公大方脈小方脈都理會得又問病也治難得日

某專治瘡生心術不正之病丞相先請太常寺丞後
除秘書省入臺遷侍御史知州者來相見獨請茶罷
索湯點獬豸湯

開禧初權臣將用事之日以所賜南園新城會諸朝
士席間分題各賦春景以都城外土物爲題時一朝
士姓俞在座分得游春黃浪詩

都城春間湖邊則以
泥製黃土偶謂之士

宜俞卽賦曰兩脚稍空欲弄春一人頭上又安人不
知終入兒童手筋骨翻爲陌上塵薄有所譏繼出知
茗雪後嘉定戊辰邊警之變果然

游春黃胖起於金
門地有杏花園游

白嬋鬪

人取其黃土戲
煙爲人形爾

西湖僧儀嘗以詩上權臣云我本田中一比丘却來
乘馬不乘牛如今馬上風波急不似田中得自由權
臣以爲謗已遂赭其衣

鄭剛中之鎮蜀也眷奴曰閻王所居曰富春坊忽民
間遺火鄭公出鎮於火明中獲一旗上有詩乃借東
城海棠詩爲之云火星飛上富春坊天恣風流此夜
狂只恐夜深花睡去高燒銀燭照紅粧公一見曰必
道山公子也楊曼倩古今詞話中亦有一詞

韓邈尚書乃開禧權臣之叔長戶部日常親民訟有
姓祝人投詞乞文還賣過光廟謚冊玉錢而邈令下
所造官司及索其餘欲計其直次據文思院申陳云
其餘玉已經嘉泰辛酉回祿焚毀不存而韓於案後
判云地理十里有光遂已其事可發一笑

江左士子徐觀國就館于鄱陽尉王君家以館翁被
本部告訐減請于州連及觀國被錄到庭遂作驀山
溪詞曰儒官措大是官曰都得做宰相故崇下呼召
也須同太原公子能武又能文閑暇裏抱琴書車馬

白獺齋
時相過樽開北海減請還知麼耐耐這點徒剛入詞
把人點污儒冠屈辱和我被于連累告訐孟嘗君帶
累三千個

秦申王晚年昏耄倦於爲政軍國大細事悉委其子
少傅熈處決號爲小相由是賄賂大行申王頗亦自
知而危疑焉後因會楊和王曰外廷議論如何和王
曰但只聞人言公相不師伊周乃效唐令狐之作申
王似有慚色徐曰然則古旣不乏老夫何愧乎王退
而言於子弟曰秦公出語謬亂不常不死則禍將作

矣未幾果殂

紹興間醫官王繼先以顯仁太后初御慈寧宮春秋
高每違豫服其藥隨念賴是優游東朝享康寧之福
幾二十稔克副高宗事親之孝繼先之功也故恩禮
特異官至正任承宣已而繼先恃寵席勢福自已所
爲有不可於衆而舉朝附阿之不暇至有稱門生者
後太后上仙繼先自是眷遇日衰竟黜福州以卒
浙間以牛乳爲素食佛以爲食嘉定間黃子中大諫
言向在廣中見韶陽屬邑乳源民訴于漕司與民爭

乳田親引而問之何謂乳田民曰鄉中有地種乳先掘地成窖以粳米粉鋪于窖內以草蓋之用糞壤壅之候雨過氣出則發開而米粉已化成蛹如蠶蟪狀取蛹作汁以米粉漬而蒸成乳食之也韶陽乃六祖禪師顯化道場而彼中皆爲此不知其故恐鄉原不以牛乳爲食耳

紹興間行都有三市井人好談今古謂戚彥樊屠尹昌也戚彥乃皇城司快行樊屠乃市肉尹昌乃傭書有無名人賦詩曰厥快樊屠尹彥時三人共坐說兵

機欲問此書出何典昔時曾看王與之

與之乃說書史人

禁中後苑官有後苑使王綱領本苑事有權幹辦後苑官監視苑內事有大主管使臣謂之煖盪官又有前烙使臣紹定間內司提轄陳詢益奏乞以苑使謝質新自供奉煖盪舊無此例質自職此愈加戰兢靡敢自解如此年餘後忽閣長官闕員適假歸上特令差謝質次日詢益奏謂質不當遷此上曰汝見彼憂勤許時詢益自慚而退程覃乃文簡公之子尹京日有治聲唯不甚知字嘗

有道民投詞牒乞執狀造橋單大書昭執二字斯人見其誤遂白之合是照執今是昭執乃漏四點爾單取筆忽於執字下加四點乃爲昭熱庠舍諸生作傳譏之

清夜錄

宋 俞文豹

東萊先生江觀瀾文謂後赤壁賦結尾用韓文公石鼎聯句敘彌明意文豹謂不然蓋彌明真異人文公真紀實也與此不同金剛經曰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東坡先生貫通內典深悟此理嘗賦西江月云休言萬事轉頭空未轉頭時皆夢赤壁之遊樂則樂矣轉眼之間其樂安在以是觀之則我與二客鶴與道士皆一夢也

王夕郎信掌制誥孝宗覽之曰近日誥詞全似啓事
溢美太甚卿甚得體文豹謂其弊始於用四六也詞
臣又欲因此結知務腴悅而極工巧拘平仄而捉對
偶無復體制開慶元年丁相大全當國江鄂二郡守
創例每一漁船日輸五千漁人不堪命遂渡北兵入
寇鄂渚八月起舊相吳履齋宅左揆直院洪魯齋芹
草麻制中間云予方重宵衣之憂汝不以畫錦爲樂
入趨延英之召亟奉天章之咨惟事務之孔殷顧弊
源之滋甚邪不可以干正而君子小人之限界未明

戎不可以亂華而內夏外夷之名分未肅士氣抑鬱
而弗振民力殫弱而莫紓在廷紐於意見之偏在邊
玩於守備之弛當饋以歎濟川其誰遺大投艱孰念
數寧之計任重致遠實維弘毅之賢云云於戲詩有
天保采薇當厲修改攘夷狄之志道在中庸大學尚
明治國平天下之經予欲祈永命汝廸予欲康庶事
汝爲惟至忱足以感動神明惟太公足以信服中外
繫我耆俊母煩訓詞細觀此制詞情懇到句語坦明
不拘平仄對偶真得制誥體魯齋乃容齋先生嫡派

然前輩四六多喜推故事如先生草吳璘開淮渠獎
諭云刻石立作三犀牛重見離堆之利渡波誰云兩
黃鵠詎煩鴻郤之謠蓋用杜詩石犀行翟方進開陂
事事雖切但非制誥體看坡公制誥用故事明白敷
暢

開慶元年冬李松壽寇漣水軍帥闞遣毛興將兵禦
之興有壻爲松壽用以書來欲且置此軍以靖邊俟
鄂寇平再取之并餽銀二笏興曰奉命出戰而縱敵
棄地何辭以班師乃請益兵會制帥趙節齋病不報

興遂死之而失此軍尋雖再歸疆而亦失一良將帥
矣

宣和七年預借元宵時有謔詞云太平無事四邊寧
靜狼烟眇國泰民安謾說堯舜禹湯好萬民翹望彩
都門龍燈鳳燭相照只聽得教坊雜劇歡笑 美人
巧寶籙宮前呪水書符斷妖更夢近竹林深處勝蓬
島笙歌鬧奈吾皇不待元宵景色來到只恐後月陰
晴未保淳祐三年京尹趙節齋與竹 預放元宵十
二日十四日諸巷陌橋道皆編竹爲張燈之計臣僚

清夜錄
劄子引此詞末二句爲次年五月五日金入寇之讖
十五日早晨遂盡拆去

范文正公鎮錢塘兵官皆被薦獨巡檢蘇麟不見錄
乃獻詩云近水樓臺先得月向陽花木易爲春公卽
薦之

太宗子元儼有盛名號八大王有人入蜀謁張忠定
公投叅政書公納之袖中無語次投丞相書亦如前
及投入大王書公曰真捩鼻日

曹翰貶汝州有中使來翰泣曰衆口食貧不能活以
祇封故衣一包質十千中使回奏之太宗開視乃一
畫障題曰下江南圖惻然憐之召還

哲宗朝謝惛試賢良方正賜進士出身惛辭免云勅
命未敢祇受乃以抵爲祇以授爲受劉安世奏曰唐
有伏獵侍郎今有抵授賢良

詹義登科後解嘲詩云讀盡詩書五六擔老來方得
一青衫佳人問我年多少五十年前二十三

溫公一日過獨樂園見創一厠屋問守園者何從得
錢對曰積遊賞者所得公曰何不留以自用對曰只

清夜錄
相公不要錢

孔子問漆雕期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孺子容三大夫
孰賢對曰臧氏家有守龜名蔡文仲三年爲一兆武
仲三年爲二兆孺子容三年爲三兆三人之賢不賢
所未識子曰君子哉漆雕氏言人之美也隱而顯言
人之過也微而審余每觀此言未嘗不擊節歎服蓋
卜以決疑不疑何卜行已也正捫心無慊何以卜爲
三大夫皆所事何敢以家臣而議主君之賢否但觀
其卜龜之繁簡則賢否較然矣

嘉定間荆天文以課狀一軸投史衛王當時亦不服
看及羅日愿之變夜在內書院沉思籌度閑行過書
架邊信手拏一卷及其課狀開至後則羅日愿及其
黨姓名以至敗獲至斷日分地所歷歷該說明白呼
來見其藍縷因問其家有何人對曰有老妻及兩男
一女遂以百千兩謝遣之歸語其妻曰若再來喚我
時斷是一死後羅日愿平定後再呼之至則授以祿
封一盒戒曰到家方可開及開乃官誥二道省劄二
紙補二子充天文官銀一笏爲女兒嫁資其夕一中

而殂今靈臺郎同知筭造荆執禮是也
豪傑之士所在有之然豁達大度必如漢高祖英武
大志必如唐太宗則能使之聞風作興否則雖楚有
材晉實用之或反爲吾國之患燕不能留樂毅而毅
爲趙用魏不能用范雎而雎爲秦用晉不能致王猛
而猛爲符堅用後唐不能任韓延徽而延徽爲契丹
用蓋必有非常之主而後能用非常之人駱賓王作
復唐祚檄曰一杯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武后覽
曰宰相之過也安有如此材而使之流落不偶耶

慶曆間華州士人張元昊累舉不中第落魄不得志
負氣倜儻有縱橫材嘗薄遊塞上觀覽山川有經畧
西鄙意雪詩云戰罷玉龍三百萬敗鱗殘甲滿天飛
又鷹詩有心待搦月中兔更向白雲頭上飛欲謁韓
范二帥耻自屈乃刻詩石上使人拽之市而笑其後
二帥召見之躊躇未用間已走西夏與曩霄謀抗朝
廷連兵十餘年文豹聞秦檜當國時有士人假其書
謁揚州守守覺其僞以白金五百兩繳原書管押其
回秦接見之卽補以官資或問其故曰有膽敢假檜

書若不以一官束縛之則北奔胡南走越矣觀秦此舉加韓范一等矣淳祐十二年朝廷以京學遊士挑撻不純盡行放逐頗聞其間亦有張元其人心非仁厚意則弘深開慶元年各盡照舊例放之叅伍夫學校所以養士科舉所以取人而豪傑之士則非二者所能牢籠全在君相羅之於法度之外也

淳祐十二年六月武學列劄爲同舍求棺木京尹余大監晦差都轄院長伍作十四五人突入搔檢揭帛裂衣暴露兩日齋衆同太學宗學伏闕上書不報各

捲堂散去司業蔡久軒抗申朝廷乞罷余太監以謝諸生罷抗以謝京尹余帥密表奏陳隨往見執政至通江橋聞大諫葉大有察院蕭秦來再有按章卽就出浙江亭呼吏結案正財賦出榜云當職蒙恩權領京尹凡五閱月一毫不敢妄支今當丐去就撥官會一百萬委陳府判照甲牌俵散以表賑卹之意當日過江司業亦出門有旨勸諭諸生歸齋文豹謂汲黯開河南倉賑飢民且伏矯制之罪天府非外郡比府庫皆天子之府庫人民皆天子之人民京尹特攝行

其政令小事則專達大事則奏聞雖蠲放餽金亦出於朝旨沉百萬賑濟乎罪去復輒擅出官庫錢出榜差官幾於無君矣久軒家建寧朱文公之高弟西山先生元定之孫九峯先生沉之子淳祐間持憲浙東師幹項廷增挾去相遊克齋書求京削誥以來春俄而克齋卒項亦無復季札掛劍之望明年正月入爲大司成首致克齋之奠以此削白之而後發寶祐丙辰簽書樞密院事數以議論不合翩然高舉

涪州紘渴王庭玉唐珪初締葉氏姻入太學後結婚女微跛而又承虛筐公姑銳欲出之庭玉過庭祈請謂婚姻前定罪非七出何敢爲此薄德事越三年登科生三子皆競爽鄉曲高其行義稱爲厚德之家開慶元年九月辟授天府帥機

東坡先生嘗偶遇坐客行一令以兩卦名證一故事一人云孟嘗門下三千客大有同人一人云光武兵渡滹沱河旣濟未濟一人云劉寬婢羹汚朝衣家人小過先生云牛僧孺父子犯罪先斬小畜後斬大畜蓋爲荆公父子發也

胡文定公安國言自古盛王雖用文德必有親兵專掌宿衛成王卽政周公損虎賁與常伯同戒於王欲其知卹虎賁者猶侍衛親兵也康王初立太保俾齊侯呂伋以虎賁百人逆於廟門呂伋者太公望之子也自諸侯入典親兵猶今殿步馬軍都帥也勲德世臣總司禁旅虎賁衛王宿衛王宮其爲國家慮深矣宋朝法前代命三衛分掌親兵正爲強本弱支消患預防之計文豹見朝廷自淳祐中邊徼稍稍不爲遠慮軍政日弛兵額日虧殿步戎旅稀疎已甚及寶祐

以來北兵寇蜀又未免定內事外至調閩浙諸郡兵而每郡率不過三五百人而已今春姚給事希得附奏云朝廷近調江淮一萬三千人赴上流僅取都吏姓名曾未有卽日就道者軍將稀留在所必誅也而朝廷乃倥偬他務視此爲萬事中的一事若有若無且作且止是必待閉城門而後開言路見胡騎而後括金銀也竊怪今日合三衛與東南之兵猶調遣不應蜀之見兵僅八千人虜入動數萬其何以支若以招兵易養兵難臣則有傾國力一策范鎮曰欲備雲

南莫若寬兩河之民今朝廷若只欲取辦於諸關諸
關又不過取辦於民民力竭矣臣謂今牙契一局及
江水分司歲可得三千六百餘萬即可養六萬兵歲
幣銀絹歲二十萬匹兩本以和虜今既不用即可養
一萬兵內帑六設木以備邊金帛充斤歲絹二十萬
即可養一萬兵不知朝廷吝此何爲商亡而鹿臺在
秦亡而敖倉在漢亡而西園在隋亡而洛口在適足
爲寇資爾文豹謂上在位日文明習國家事條戎備
預切非所吝皆當國者無遠畧故玩安忽遠苟且歲
月耳開慶初元鄂廣繹騷廩佐軍需犒將士資帥閩
銀楮動百千萬計以至省賦歛蠲逋負釋禁錮弛繫
囚出宮嬪收游士皆出聖意也

范文正公欲求退子弟請治屋宅園圃公曰吾死無
幾何暇爲此西都園林相望孰障吾遊豈必有諸已
乃爲樂乎有俸賜且調宗族及歸姑蘇日有絹三千
疋盡散與閭里親族朋舊曰親族鄉里見我生長幼
學壯行爲我助喜何以報之祖宗積德百餘年始發
於我今族衆皆祖宗子孫我豈可獨享富貴乃置田

數千畝爲義庄贍貧族公子忠宣公純仁爲相四世
孫成大又叅大政至今范爲吳門名族今士大夫於
親族發一書判一狀猶靳焉又況庄乎然以忠宣公
之盛德晚乃喪明常令其甥司馬杅扶行斯人也而
有斯疾也

靖康元年冬都城受圍四十餘日易子而食有以子
肥瘦不等而爭訟者富人貴戚以雀鼠猫犬爲佳味
相送惠正月初五日方開門徽宗在藁珠宮早膳李
石周誥吳玠莫儔入言金人請上出郊議事便回皇

帝請爺爺娘娘速來上曰軍前莫有變否朕平日以
爵位優卿等今日勿謂小利所誘中書舍人姜堯臣
曰去則不得回矣石曰若信堯臣言必誤大事堯臣
以笏擊石額流血仆地俄有禁卒報皇后已在南薰
門倚候上皇曰我去留未決何故皇后先出后曰昨
日李石傳聖旨堯臣曰陛下不信臣言李石是賊暗
受金人官爵賣國利已上曰若以我爲質得官家回
保祖宗社稷亦無恨矣乃行至南薰門番使催行上
曰事果變矣堯臣曰果爲李石所賣番使以骨朶齧

其口什地上曰勿殺吾忠臣四太子求王婉容爲黏
罕子婦婉容自刎死高宗自真定府逃回單騎至邢
州李固渡馬斃冒雨行一日投宿楊姬草舍姬長子
若水上書乞勿廢皇帝被四太子埋土中亂箭射殺
三人姓名不見於史傳而見於曹勛北狩錄故表而
出之

漢制卿駟馬右駢故有五馬東方朔傳太守駟馬駕
車一馬行春衛宏輿服志諸侯駟馬駟以一馬南史
柳元策兄弟亦五人並爲太守時人語曰柳氏門庭
五馬逶迤謝靈運爲永嘉太守以五馬自隨立五馬
亭

貴耳錄

宋 張端義

宣和七年南郊畢恭謝上清儲祥宮聞金人已破燕
山車駕亟還禁中夜二鼓中人梁兢持宸汗一紙宣
示惟書黃中來既入對上獨坐一橫榻兩宮娥擎燭
上曰邊警如此盡是蔡攸匿下不令朕知煩卿先草
一詔盡言朕失以謝天下連進二草皆不稱上意再
三宣諭只要感動人心不須歸過宰輔只說朕不是
第三章少愜上意親筆改寫成卽時降出上曰卿未

可去適來李邦彥等皆壽張失措且去外面商量此
詔是朕自思算更有二事待與卿說朕欲遣王黼蔡
攸等分守大河盡籍內臣貴戚俸佞家財祇備犒軍
朕傳與皇太子淵聖名朕移軍長安保扞關中為根本
卿可就此為朕處置明日便要都了只是未有人做
宰相是夜二府皆至銀臺門矣罪已詔下忽吳敏拜
少宰李綱拜尚書左丞淵聖登極道君南幸向來御
筆皆不行內禪之前上諭曰處置許多事蔡攸盡道
不是只傳位一事靠要做他功勞淵聖嗣位臺諫交

章請誅京攸雖楊中立不免宣言蔡攸無罪之語但
見論者紛然以誅王黼為快而右蔡氏矣

徽宗北狩有謀者持一黃中單來御書云趙岐註孟
子付黃潛善諸人審思之孟即瑤華太后趙即康王
高宗由是中興載泣血錄

真廟宴近臣語及莊子忽命秋水至則翠鬟綠衣一
小女童誦秋水一篇聞者竦立

昔聞仁宗時有外臣奏陛下不蚤立太子有播遷之
禍仁宗大怒問宰執曰朕未立皇子如何比朕如唐

明皇有播遷之禍宰相奏云陛下果是播遷不及明皇當時明皇幸蜀尚有肅宗卽位靈武陛下無肅宗爲安不及明皇仁宗怒釋建立之議始堅

夫一日宣押王丞相趙丞相施元樞周大參幸一燕谷訪政事駕方御坐見御案上有一黃綾冊上忽駕輿二相不敢近看獨周大參略開一看不覺吐舌復掩冊如初移時上來遽問卿等不曾看此冊否皆以不敢對來日周大參入堂首與二相言此冊卽是前宰執所進臺諫姓名見今宰執所進擬者皆在

焉孝皇聖斷不可測度前相旣去後相卽拜却除前相進擬臺諫後相雖有進擬慮其立黨不除恐臺諫奉承後相風旨以攻前相所以存進退大臣之體今則不然一相去臺諫以黨去一相拜臺諫以黨進泥自嘉定副封之靡前帝宏規廢矣

高宗孝宗在御每三年大比下詔先一日奉詔露天默禱曰朝廷用人別無他路止有科舉願天生幾箇好人來輔助國家及進殿試策題臨軒唱名必三日

貴耳錄 一八
二祖祈天之效如此

壽皇過南內德壽問近日臺臣有甚章疏壽皇奏云臺臣論之閣鄭藻德壽云說甚事不是說他娶嫂壽皇奏云正說此事德壽云不看執柯者誰德壽云朕也壽皇驚灼而退臺臣卽時去國

德壽丁亥降聖遇丙慶八十壽皇講行慶禮上尊號周益公當國差官撰冊文讀冊書冊擬楊誠齋允延之各撰一本預先進呈益公與誠齋鄉人借此欲除誠齋以侍從爲潤筆冊文壽皇披閱至再卽宣慰益

公楊之文太聾牙在御前讀時生受不若用尤之文溫潤益公又思所以處誠齋奏爲讀冊官壽皇云楊江西人聲音不清不若移作奉冊壽皇過內奏冊寶儀節及行禮官讀至楊某德壽作色曰楊某尚在這里如何不去壽皇奏云不曉聖意德壽曰楊某殿策內比朕作晉元帝甚道理楊卽日除江東漕誠齋由是薄憾益公

孝宗朝幸臣雖多其讀書作文不減儒生應制燕閒未可輕視當倉卒汗墨之奉豈容宿撰曾覲龍太淵

本名大淵孝宗寫開作二字張掄徐本中王抃趙弗
劉弼中貴則有甘昺張去非弟去爲外戚則有張說
吳琚北人則有辛棄疾王佐伶人則有王喜棊國手
則有趙鄂當時士大夫少有不游曾龍張徐之門者
張景卿因奏對仁宗曰卿亦出孤寒張對曰陳本書
生陛下擢至中丞三子皆服冠裳陛下春秋高主鬯
虛臣非孤寒陛下乃孤寒也上嘉納之

道君北狩在五國城或在韓州凡有小小凶吉喪祭
節序北虜必有賜賚一賜必要一謝表北虜集成一
帙刊在摧塲中博易四五十年士大夫皆有之余曾
見一本更有李師師小傳同行於時

道君幸李師師家偶周邦彥先在焉知道君至遂匿
於床下道君自携新棖一顆云江南初進來遂與師
師謔語邦彥悉聞之躐括成少年遊云并刀如水吳
鹽似雪纖手破新棖後云嚴城上巳三更馬滑霜濃
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李師師因歌此詞道君問誰
作師師奏云周邦彥詞道君大怒坐朝宣慰蔡京云
開封府有監稅周邦彥者聞課稅不登如何京尹不

按發來蔡京罔知所以奏云容臣退朝呼京尹叩問
續得復奏京尹至蔡以御前聖旨諭知京尹云惟周
邦彥課額增羨蔡云上意如此只得遷就將上得旨
周邦彥職事廢弛可日下押出國門隔一二日道君
復幸師師家不見師師問其家知送周監稅道君方
以邦彥出國門爲喜旣至不遇坐久至更初始歸愁
眉淚睫憔悴可掬道君大怒云你去那裏去師師奏
臣妾萬死知周邦彥得罪押出國門略致一杯相別
不知得官家來道君問曾有詞否李奏云有蘭陵王
詞今柳陰直者是也道君云唱一遍看李奏云容臣
妾奉一杯歌此詞爲官家壽曲終道君大喜復召爲
大晟樂正後官至大晟樂府待制邦彥以詞行當時
皆稱美晟詞殊不知美成文筆大有可觀作汴都賦
如賤奏雜著皆是傑作可惜以詞掩其他文也當時
師師家有二邦彥一周美成一李士美皆爲道君狎
客士美因而爲宰相吁君臣遇合於倡優下賤之家
國之安危治亂可知而知矣

孝皇聖明亦爲左右者所惑有一川官得郡陞辭有

宦者奏知來日有川知州上殿官家莫要笑壽皇問如何不要笑外面有一語云裏上幞頭西字臉恐官家見了笑只得先奏所謂川知州者面大而橫濶故有此語來日上殿壽皇見憶得先語便笑卿所奏不必宣讀容朕宮中自看愈笑不已其人在外曰早來天顏甚悅以其奏劄稱旨殊不知西字臉先入之言所以動壽皇之笑也

王尚之爲郎日輪對一劄乞減宮嬪之冗壽皇問卿是外臣如何知朕宮中事臣備員內府丞見每月宮中請給歷歷具道大小請給細數壽皇大喜卽日除浙漕却不及作侍從曾作太府卿

高孝二朝帥蜀必要臨遣未嘗就外除亦以蜀爲重事廟堂欲除崔菊坡先生覺菊坡之意未就司諫王貫卿上疏指以士大夫辭難避事不肯任朝廷之委用疏上後菊坡之命始出菊坡只得一行在九江時余往見之扣其入蜀之意菊坡自言朝廷以蜀中散亂令其整齊之余進曰今天下散亂豈特一蜀耶朝廷何不留先生整齊天下之散亂而獨私於蜀耶菊

坡唯唯而已近湯季能有辭難避事之疏三十年間
兩見之恨無菊坡在見此疏也

壽皇問王抃如何北使在庭舞蹈極可觀此間舞蹈
皆不及之抃奏云北人袖窄但公裳袖大一舉手便
可觀南人袖內外皆寬大舉手便不可看北人視此
爲大禮數德壽孝在御時閣門多取北人充贊喝聲
雄如鍾殿陛間頗有京洛氣象自嘉以來多是明台
溫越人在閣門其聲皆鮑魚音矣

壽皇以孝治天下有大理寺孫寺丞失記其名匿服
不丁母憂壽皇怒欲誅之奏知德壽云孫某不孝欲
將肆諸市朝德壽云莫也太甚遂黥面配廣南數年
得歸余兒時曾見之今之士大夫甚至聞訃仕宦冒
榮自若衰經有不爲著者食道衣錦汝安則爲之聖
門之訓天理滅絕去禽獸幾希

宣和元年間高麗遣使一旦忽上奏以其王病求醫
上擇二良醫往歲餘方歸二醫奏王館醫甚勤謂曰
高麗小國世荷國恩不敢忘聞天子用兵遼實兄弟
國苟存之猶是爲中國捍邊女真乃虎狼不可交也

願二醫告諸天子早爲之備

慈寧殿賞牡丹時椒房受冊三殿極歡上洞達音律
自製曲賜名舞楊花停觴命小臣賦詞俾貴人歌以
侑玉卮爲壽左右皆呼萬歲詞云牡丹半圻初經雨
雕檻翠幕朝陽嬌困倚東風差謝了羣芳洗烟凝露
向清曉步瑤臺月底霓裳輕笑淡拂宮黃淺擬飛燕
新妝楊柳啼鴉晝永正鞦韆庭館風絮池塘三十六
宮簪艷粉濃香慈寧王殿慶清賞占東君誰比花王
良夜萬燭熒煌影裏留住年光此康伯可樂府所載

壽皇使御前回工寫曾海野喜容帶牡丹一枝壽皇
命徐本中作贊云一枝國艷兩鬢東風壽皇大喜
紹興初楊存中在建康諸軍之旗中有雙勝交環謂
之二勝環取兩宮北還之意因得美玉琢成帽環進
高廟曰尚御裏偶有一伶者在傍高宗指環示之此
環楊太尉進來名二勝環伶人接奏云可惜二勝環
且放在腦後高宗亦爲之改色所謂工執藝事以諫
方臘作亂朝廷捕之獻言者曰若急請於朝以劉公
安世守南都陳公瓘鎮金陵人望歸之可不勞兵而

破矣此薊林語也致堂先生行狀中載之

王丞相欲進擬辛幼安除一師周益公堅不肯王問益公云幼安帥材何不用之益公荅云不然凡幼安所殺人命在吾輩執筆者當之王遂不復言

孝皇朝不許宰相進擬鄉人王丞相在相位八年林子中亦鄉人八年不得除命

吳越錢王入朝太祖曰謀下江南許以舉兵援助歸語其臣沈倫倫再三嗟嘆錢王扣之倫云江南是兩浙之藩籬堂與豈得而安耶大王指日納土矣宣和年結女真攻契丹契丹果滅隨即二帝北狩此亦自撤藩籬也今又以滅女真韃兵橫行襄蜀此又自撤藩籬也喬行簡爲淮西漕便民五事曾說此二項是亦祖江南之沈倫也

壽皇賜宰執宴御前雜劇妝秀才三人首問第一秀才仙鄉何處曰上黨人問次曰澤州人問三曰湖州人又問上黨秀才汝鄉出甚生藥曰某鄉出人參次問澤州者曰出甘艸又問湖州者曰出黃蘗如何湖州出黃蘗最是黃蘗苦人當時皇伯秀王在湖州故

有此語壽皇卽日召入賜第奉朝請

何自然中丞曰上疏乞朝廷併庫壽皇從之方且講究未定御前有燕雜劇伶人妝一賣故衣者時誇一腰只有一隻袴口買者得之問如何着賣者云兩脚併做一袴口買者云袴却併了只怕行不得壽皇卽寢此議

天寶間楊貴妃寵盛安祿山史思明之作亂遂有楊安史之謠嘉定間楊太后史丞相安樞密亦有楊安史之謠時異事異姓偶同耳

有一川官在都乞差遣一留三四年題一詩在僦樓之壁曰朝看貝葉牢籠佛夜禮星辰取奉天呼召歸來聞好語初三初四亦欣然初三初四卽二僕也因此詩傳播京下遂得缺而去

王黼宅與一寺爲鄰有一僧每日在黼宅溝中流出雪色飯顆漉出洗淨曬乾不知幾年積成一圃靖康城破黼宅骨肉絕食此僧卽用所囤之米復用水浸蒸熟送入黼宅老幼賴之無饑嗚呼暴殄天物聖人有戒宣和年間士大夫不以天物加意雖溝渠污穢

中棄散五穀及其餓餒之時非僧積累之久一家皆
絕食而死可以爲士大夫暴殄天物者戒

荆公黜詞賦尊經獨春秋非聖經不試所以元祐諸
人多作春秋傳解自胡安定先生始知孫莘老輩皆
有春秋集解則知熙寧元祐諸人議論素不同矣唐
子西云挾天子以令諸侯諸侯必從然謂之尊君則
不可挾六經以令百氏百氏必服然謂之尊經則不
可

開禧議和首遣方信孺通書奉使和議未成欲遣輔
漢卿輔辭以考亭諸生老不稱使迺薦王都廂栢代
爲行人三往返至四虜有一伴使顏元者問韓侂胄
是甚麼人答云魏公之孫吳太后之肺腑有擁佑之
勲又問云官裏如何信任他不知去得他否王答云
大臣去留出自聖斷伴使就懷中取出本朝省劄韓
侂胄軍怒已擊死王爲之驚駭當時一語之差豈不
失兩國之體則知專對之爲難事也

衛社稷宗社者大臣職也死社稷宗社者大臣之幸
也韓侂胄柄國皆由道學諸人激之使然紹熙五年

七月光宗屬疾寧皇未內禪外朝與中禁勢相隔絕
趙中定招侂胄通太后意中官關禮同任往來之旨
寧廟卽位諸公便掩侂胄一日之勞嗾臺諫給舍攻
其專輒之罪此時侂胄本不知弄權怙勢爲何等事
道學諸公反教之如此爲之弄權如此爲之怙勢及
至太阿倒持道學之禍起矣後十年坤鑑一進資善
一疏起於張鎡吳衡王居安之謀其他皆因人成事
者和議成奉使許奕吳衡副之虜索首謀函首至
濠二使不敢進小使往返數次虜云旣是講和必無

初出禮數國信不必慮函首纔至虜界虜中臺諫交
章言韓侂胄忠於其國繆於其身封爲忠繆侯將函
首拊葬于魏公韓某墓下仍劄報南朝當時丘宗卿
開督府在建康備坐北劄徧劄諸州監司先父適漕
淮東親得此劄幸一見之

儂智高發三解不得志遂起兵兩廣遂有兩解試攝
官之格張元因殿試落第徑往西夏自此殿無黜落
之士

施宜生以賀正使來韓子師館伴因語日射三十六

熊賦云雲屯八百萬騎日射三十六熊以八百萬騎對三十六熊何其鮮哉宜生語塞大抵南北二使皆不深書司射所載熊卽侯也非獸也

乖厓張公帥蜀時請於朝翔用楮幣絢以百界嘗見蜀老儒輩言謂此是世數所關七八年前已及九十九界蜀闢建議虛百界不造而更造所謂第一界行之未久而蜀遂大壞時數之論於是爲可信

辛卯歲北來人數百輩暫寓於襄陽府光孝寺有一人題詩于壁云干戈未定各何之一事無成兩鬢絲蹤跡大綱王粲傳情懷小樣杜陵詩脊令信斷雲千里烏鵲驚飛月一枝安得中山千日酒陶然直到太平時雖未爲絕唱讀之亦使人增感也

章子厚在政府有停賊邦曲之號一曰邦直欲復唐巾裏子厚曰未消爭競只煩公令嗣戴來略看子由語張文潛曰廟堂之上謔語肆行在下者安得不風靡

東坡水龍吟笛詞八字謚楚山修竹如雲異材秀出千林表此笛之質也龍鬚半剪鳳膺微漲玉肌勻繞

此笛之狀也木落淮南雨晴雲夢月明風嫋此笛之時也自中郎不見將軍去後知孤負秋多少此笛之事也聞道嶺南太守後堂深綠珠嬌小此笛之人也綺牕學弄涼州初試霓裳未了此笛之曲也嚼徵含宮汎商流羽一聲雲杪此笛之音也爲史君洗盡蠻烟瘴雨作霜天曉此笛之功也五音已用其四之一角字作霜天曉歇後一角字

歐陽公論琴帖爲夷陵令時得琴一張於河南劉岫益常琴後作舍人又得一琴乃張粵琴也後作學士又得一琴則雷琴也官愈昌琴愈貴而意愈不樂在夷青山綠水日在目前無復俗累琴雖不佳意則自釋及作舍人學士日奔走於塵土中聲利擾擾無復清思琴雖佳意則昏雜何由有樂迺知在人不在器也若有心自釋無絃可也

濮上陳搏以先天圖傳种放种放傳穆修穆修傳李之才之才傳邵雍放以河圖洛書傳許堅堅傳范諤昌諤傳劉牧修以太極圖傳顧頤頤傳二程濂溪得道於異僧壽涯晦菴亦未然其事以異端疑之

漢尚氣好博晉人尚曠好醉唐人尚文好狎本朝尚名好貪

黃初年三月癸卯月犯心大星占曰心爲天王位王者惡之四月癸巳蜀先主殂于永安宮客星歷紫宮而劉聰殞慧星掃太微而符堅敗熒惑守帝座而呂隆破晉庾翼與兄冰書曰歲星犯天關江東無他而季龍頻年閉關余甲子年侍親出蜀在荆南沙市申未間見一星自東南飛在西北如世之火珠狀其光數丈長久而成一皇字丙寅冬吳曦叛丁亥年余爲

儀真錄參十月二十三日夜因觀天象見一星入月筭歷者鄒淮絕早相別云昨夜星入月恐兩淮兵動不可住徑喚渡過建康余問之前有此否鄒云漢獻帝時曾一次星入月今再見也十一月十二日劉倬舉兵僂季姑姑反戈一城狼狽倬以身免繼此兵禍未泯也庚寅年余丞浦江三月間近午日色略覺昏意謂日蝕外看山林屋宇皆成青色及兄弟骨肉相看面皆如鬼其色青甚如此日不移影至酉方動是年有繆春武庫之變余嘗在方冊間或書此怪異終

未便信豈謂身自見之

丘宗卿帥蜀陛辭奏壽皇吳家兵太專他日必有可慮此時吳挺爲興州都統兼知興州乞得二庚牌臣緩急可用居無何挺俎宗卿急發庚牌檄棖詔交軍除興州都統西兵始移於他姓自開禧間吳曦再頒興州兵北伐之事興曦果以叛聞人服宗卿之遠見宗卿與京仲遠爲代京在蜀時適有瀘州張庭芬之變仲遠寬厚僇其渠魁餘皆從釋京偶帶都吏行宗卿就仲遠舟中擒去立斬之仲遠大不樂後仲遠作

相宗卿家食十年能知吳氏之兵必叛不知仲遠之作相何明於彼不明於此耶開禧兵興始開制閫主行和議復開督府年已八十餘矣

仕之不稱者許郡將或部使者兩易其任謂之對移漢薛宣爲左馮翊以頻賜令薛恭本縣孝者未嘗知治民而粟邑令尹賞久用事宣卽奏賞與恭換縣乃對移所起也

天道尚左星辰左轉地道尚右瓜瓠右纍蟻穴知雨烏鵲知風燕遜戊巳鵲背太歲魚聚北道鍼浮南指

貴耳錄
一
蔡知南日菊知隕霜此物之靈也人有不節醉飽不
謹寒暑孰謂人爲萬物之靈因書爲座右銘
士大夫最怕有虛名虛名一勝不爲朝廷福真西山
負一世虛名豈西山真欲愛名于天下天下自聞其
名而起敬耳及史同叔之死天下之人皆曰真直院
入朝天下太平可望及其入朝前譽小減省試主文
爲輕薄子作賦曰誤南省之多士真西山之餓夫都
下諺曰若要百錢賤須是真直院及至換得來攪做
一饅麵如是則聲名自是一項事業自是一項江南

地土淺薄士大夫只做得一項做不得兩項

淳熙間省元徐履因功名之念太重遂有心恙之疾
殿試用卷子寫一枝竹題曰畫竹一竿送上試官朝
廷亦優容之以省元身後一官與其子子亦恙官亦
絕

席大光以母葬碑銘皆數千言屈吳傅朋書之大光
立于碑側不數字必請傅朋憇偃終日不能兼備傅
朋病之至夜分潛起秉燭而書大光聞之起立以文
房玩好之物盡歸之預儲六千緡而潤毫或曰傅朋

之貧脫矣未幾而大光死傅朋嘆曰吾之貧分也大光之死由我也

真定大曆寺有藏殿雖小而精巧藏經皆唐宮人所書經尾題名氏極可觀佛龕上有一匣開鑰有古錦儼然有開元賜藏經勅書及會昌以前賜免折殿勅書有塗金匣藏心經一卷字體尤婉麗其後題曰善女人楊氏爲大唐皇帝李三郎書寺僧珍寶之

吳江長橋焚于庚戌之虜紹興四年新橋復成縣令楊同者謀新之始未嘗委一吏未嘗科一夫但命十僧分幹一橋之利可支百年始謀興工亦俾諸僧分論上戶徃徃出貲爲助震澤王闡者朱勔之黨乃積逋數千緡連券百紙請同自督之同笑曰此逋豈可督也徐命闡坐取火盡焚其券同以臺䟽言擾民而罷此闡族之

陳習菴名墳省元父母求子于佛照光禪師就上寫一偈末後二句云諸佛菩提齊着力只今生箇大男兒此十月三十日書十二月三十日習菴生父母乞名于佛照光曰覺老余親見二狀習菴無髭有則去

之凡有除目卽先夢見住院前身卽一尊宿也
臨安中瓦在御街中士大夫必游之地天下術士皆
聚焉凡挾術者易得厚獲而來數十年間向之術行
者皆多不驗惟後進者術皆奇中有老于談命者下
問後進汝今之術卽我向之術何汝驗我若何不驗
後進者云向之士大夫之命占得祿貴生旺皆是貴
人今之士大夫之命多帶刑殺衝擊方是貴人汝不
見今日爲監司守帥闡者日以殺人爲事汝之術所
以不驗也老者嘆服而去

伶者自漢武時東方朔以諧謔進其間以言語盡規
導之意至唐高力士輩出人主溺于宴安鳩毒爲君
之道絕矣及五代李亞子歐陽公作伶人傳首焉及
稱請箭前驅縞素從戎繫燕父子以組函梁君臣首
入于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何其
壯哉晚年酖于詼諧與周匝景進敬新狎泄終至亡
國死無以葬以樂器焚之何其始英武後荒迷耶嘗
讀放翁南唐書有一事可取李玉召一名將欲害之
酌酒一杯與其將飲將知內有毒堅不肯飲奉杯前

曰臣當先奉爲王壽君臣交爭不決有一伶人自殿下舞上殿曰此酒臣當先飲奪將手中杯一舉而盡再舞下殿及殿門而卒一時倉卒遂解君臣之疑雖曰小人一死存國體可爲知幾之士矣

晉王衍口不言錢強名阿堵俗言兀底律貪之謂也古語云少則樂無則憂多則累又曰牢收長物金三品密寫虛名墨一行又曰須知世上金銀寶借汝閒看六十年又曰饒君且恁埋藏却曉有人曾作主來積而能散君子慙曰爲富不仁古人深戒

曲江有二奇張相國以鐵鑄六祖禪師以銅鑄俗語云鐵胎相公銅身六祖鐵胎有二身一在廟一在庠銅身在大鑿寺廣州天慶觀有銅鑄劉王像當時鑄時不像其容殺數匠始成袞冕具在

楊誠齋帥某處有教授狎一官妓誠齋怒黥妓之面狎往謝辭教授是欲愧之教授延入酌酒爲別賦眼兒媚鬢邊一點似飛蛾莫把翠鈿遮三年兩載千擱百就今日天涯柰楊花又逐東風去隨分落誰家若還忘得除非睡起不照菱花楊誠齋得詞方知教官

貴耳錄
是文士卽舉妓送之

韶州泮水塲以滷水浸銅之地會百萬斤鐵浸鍊二十萬銅且二廣三十八郡皆有所輸或供鉛錫或供銀或供錢歲計四五萬緡饒監所鑄歲止十五萬二廣未嘗曾見一新錢所在州縣村落未嘗一日無銅錢殊不可曉所謂會子皆視之棄物不知朝廷一如二廣只使見錢不知會子未知可行否乎

乾道間有一媵隨嫁單氏而生尚書夔又往耿氏生侍郎延年及死尚書侍郎爭葬其母事達朝廷壽皇云二子無爭朕爲葬之衣冠家至今爲美談

呂夔卽呂正己之妻淳熙間姓名亦達天聽蘓養直家孫女曰蘓夔其嚴毅不可當三十五年朝報奏疏琅琅口誦不脫一字舊京畿有二漕一呂摺一呂正己摺家諸姬甚盛必約正己通宵飲呂夔一日大怒踰牆相詈摺之子一彈碎其冠事徹孝皇兩漕卽日罷今止除一漕自此始呂夔有女事辛幼安因以微事觸其怒竟逐之今稼軒桃葉渡詞因此而作

碧雲馱

宋 梅堯臣

碧雲馱者廐馬也莊憲太后臨朝以賜荆王王惡其
旋毛太后知之曰旋毛能害人耶吾不信留以借上
開遂爲御馬策一以其物肉色碧如霞片故號之世
以旋毛爲醜此以裁毛爲貴雖貴矣病可去乎噫吁
哉

呂夷簡引用醫官陳巽雜亂士人結也
張士遜以二女入侍諫官將言乃出之

盛度以久任泣於上前遂參知政事王博文做度泣
送自龍圖學士爲樞密副使時蕭定基爲殿中侍御
史有士人匿名以河滿子嘲之一日奏事上曰聞外
有河滿子定基曰臣知之上令定基自歌於殿上旣
而貶之時有語曰殿上一聲河滿子龍圖雙淚落君
前

趙稹納賄中官羅崇勳而引爲樞密副使任布援稹
之迹又因見宰相曰布昨知魏府經南郊賞給軍人
平帖無言前知府狄樂以南郊賞賜不時軍人喧噪
樂歸今爲美職某不合使軍人平帖歸守給事中班
人多哂之遂亦緣此爲樞密副使

鄭戩結中官黃元吉吉左遷外補戩同列戲曰天休
走卻爺矣戩笑曰君不知我更有一爺在其不知羞
愧如此

范仲淹收羣小鼓扇聲勢又籠有名者爲羽翼故虛
譽日馳而至叅知政事上自卽位視羣臣多矣知仲
淹無所有厭之而密試以策觀其所蘊策進舉無所
有上笑曰老生常談耳因喻令求出遂爲河東陝西

宣撫使因不復用後爲鄧青杭三州專務燕游其政
大可笑自謂已作執政又知上厭之不復收羣小籠
名士故底裏盡露也仲淹微時甚貧常結中吏人范
仲尹爲族弟仲淹及第時姓朱名說自朱改范姓遂
與仲尹連名及爲諫官攻呂詩公而得罪仲尹亦遭
逐仲尹自中書錄事出合爲供奉許公怒仲尹刺探
事令仲淹知故祇與三班借職自此家破曩大有貲
蓄已爲仲淹取給盡矣仲尹貧范仲淹畧不撫其家
賈昌朝娶陳燒咨女女嘗逐母夫人入宮遂識朱夫

人昌朝旣貴又因朱夫人而識賈夫人謂之賈婆婆
昌朝在府政事多內相關應故主恩甚隆昌朝與吳
育論事不平而出因賈婆婆獲厚賜然遭新相於上
前言賈婆婆上稍厭之

文彥博相因張貴妃也貴妃父堯封嘗爲文彥博父
泊門客貴妃認堯封爲伯父又欲士大夫爲助於是
誘進彥博彥博知成都貴妃以近上元令織異色錦
彥博遂令工人織金線燈籠載蓮花中爲錦紋又爲
秋千以備寒食貴妃始衣之上驚曰何處有此錦妃

曰昨令成都文彥博織來以嘗與妾父有舊然妾安能使之蓋彥博奉陛下耳上色怡自爾屬意彥博彥博自成都歸不久叅知政事貝州王則叛朝廷以明鎬往取之賊將破上以近京甚憂之一日宮中語曰執政大臣無一人爲國家丁事者日日上殿無有取賊意何益貴妃密令人語彥博明日上殿乞身往破賊上大喜以彥博往統軍至則鎬已破賊擒矣捷書至遂就路拜彥博同平章事後因監察御史唐介拜疏召彥博殿上面條竒錦事數件贊於上皆實事彥

博守本官出知許州明年上元中官有詩曰無人更進燈籠錦紅粉宮中憶佞臣上聞此句亦笑

高若訥母兄楊若拙官官中因之附中官進也

夏竦雖因中官楊懷敏然自東官主深知矣龐籍與文彥博爲婚姻遂得譽後爲悍妻因貪而敗遂出守本官知鄆州孫沔緣籍親又因中官石全彬而進至樞密副使沔與妻邊氏俱淫濫世人言沔已爲穢矣籍欲與之地令取南蠻沔至嶺下稱疾不敢進後因狄青破賊有功初沔受秦州而怨諫官彈其穢跡稱

疾泊舟南京上章求徐州實以觀朝廷意陰結中官與龐籍相助於是上遣尚醫視疾令中使押往沔厚賂中使及醫官曰竇病旣聞儂賊擾南方乃入京去赴秦州龐籍上言南方非沔不能成功乃南征未行沔在大佛寺安下其安曉夕在籍家沔曉夕在南省前陳家通陳之妻陳氏沔之外生旣受沔奏爲齋郎沔又奏陳子掌南行機宜歸又奏爲職官南方効力有考第者不過得縣令人甚嗟恨之

狄青與文彥博同鄉人青在定州彥博令門客往游索青遺之薄客歸彥博以書責青再遣客往謁青於是厚遺之明年青建節知延州彥博又令客詣青曰延州之行我有力焉合奏異姓一人當以客爲請青遂奏客爲試校書郎會伐蠻賊驚走歸洞乃除青爲樞密使

劉沆亦因張貴妃而進參知政事張觀嘗知開封府府有犯夜巡者捕致之觀據案訊之曰有證見乎巡者曰若有證見亦是犯夜左右無不大笑於是京師知其謬時赴上才五日

朝廷知之亟罷觀落知制誥守杭州杭州苦其謬政
曰舍人文字似政事者也

梁適始與蘇紳有奸邪之迹時號草頭木脚隱語其
姓也既同附中官得秉政豪視朝士自三司使楊察
而下皆受其慢罵而貨賂公行甚於李林甫除改輕
重欺昧又過之殿中侍御史馬遵吳中復呂景初極
言其過羣闕於左右或展後揚言御史掇拾宰相自
此誰敢當者中官傳宣閣門明日隔御史遵曰昨日
閣門進名已許上殿今日班次至而止之必有蒙蔽

聖聰而爲梁適者請中官奏臣不敢退中官曰只知
傳宣不管附奏遵等曰某不退閣門人已喧上亦稍
知令宰相召御史卽盧舍問所言何遽遵曰御史言
宰相過前時不具陳根抵者非謂不知始末蓋言之
則宰相不可須臾施面目況此處乎所以未暴露蓋
爲朝廷惜體不可使四方聞宰相犯賊今若須陳述
根源乞歸臺作文字明日上進於是遵等歸條具日
月姓名及物多少適守本官知鄭州左右中官尚復
揚言主上不聽然猶恐遵等窮極其事於是亦出御

史遵知宣州景初通判江寧府吳中復通判虔州俄而適又營求內降爲觀文學士知秦州內降旣出丞相未見而堂吏李曰宣張永壽切開其緘於是泄漏人知知適之除觀文內降矣丞相惡之黜曰宣湖南縣令永壽判司御史皆移官遵京西轉運使景初知衛州中復知池州初三御史之出也中復裏行不可帶出外欲令落裏行字守主客員外郎知制誥蔡襄封回詞頭以中復等出無名不可撰詞乞付他舍人必料亦襄執正無敢當遵以熟狀出敕而除之

此卷似刺譏朝紳所作聖俞可謂狂士矣然辭多近雅亦足補當時遺事非唐人小說家可擬云陸輔之校識

異聞記

宋 何先

周宗音匣字本世家安吉之烏程蚤歲以筆力自儻
遊學傍郡至天台適報恩長老了清有同里之好畱
憇蕭寺時嘉熙丁酉仲夏也嘗以是年八月六日因
出城北歸薄暮足倦神憊急呼童整榻而寢恍惚間
聞有車輪聲從簷外來周亟起迎之見驛使者一馬
而至車乘踵而後周方愕視使者遽前啓周曰大王
奉召周且疑且辭使者曰大王久欵令譽覬覦光儀

故遣一介致卑詞安車聘召仄席待言此意不越於此先輩其可戀守林之舊循墻之避乎周謙士也不覺汗背請從其命于是乘車而往使者前導其行甚疾路亦不惡道旁畧無人舍約十里許忽覩層閣複道朱甍翠瓦城堞突兀草木葱蒨上扁額其上曰撓離國入門數十步使者曰宮闕不遠請先輩下車周曰某山野草萊終日書案鳴佩曳履夢想所不到上國不以謏陋賜之聘召深恐步武蹉跎取戾朝儀願使者先有以教之使者徐應曰且安心但見綠衢紫

陌喧塵袞袞塗謳里詠喜見顏色周頗自安私謂此必樂地使得終老于此不猶愈于粥魚羹或荒涼蕭寺之居乎頃刻間已抵王闕道左一館扁曰延英使者揖周入辭曰道路風塵衣冠欹側請先輩草歇周與使者對揖而別甫轉首一丈夫金章紫綬立館右小吏持御狀前白周視之上題昌化大夫知延英館事皇甫準小吏揖客入各叙起居竟使欲解帶磅礴俄報宮闕已啓周整束冠裳從知館而去曉色猶暝殘月耿耿璇題玉闕聳峙輪煥赫奕目不禁視圭冕

交錯雜選而進遙望九陛上幃幕粲爛座下設百官
以次左右行列有報班齊者王御正御宰弼叙聖躬
萬福王亦致答餘各拜舞忽聞呼周姓名有二朱衣
引周獨立殿下傳王旨曰寡人濫承先緒涼德是愧
持盈守成自古所懼樂得賢者相與曷治聞卿學術
久富意甚嘉之周曰臣疵賤余生不學無術殿下誤
聽采錄使者親御王命勉臣此行遂得瞻望清光遭
逢盛事王復曰寡人渴想名賢得卿如醴泉甘露慰
望可勝勉謂少留共扶國事周叙謝方欲措詞而吏

報班退卽有別吏持牒文授周曰周宗裔可持授文
籍監承日赴堂卽預議事仍賜第一所俄有從侍數
十名姬不下十餘輩擁周入一宅華麗竒巧服御光
生周入居其中卽日視事同僚各持御狀互賀自此
曉則謁王午則入都堂與議一國之事皆參決焉暮
則回第荏苒約半載官況益美忽一日報相國木契
子齡病王召周而問曰子齡相國二十年矣改事粗
舉倘一夕不起何人可代周曰知臣莫若主君曰寡
人得之矣翌日子齡薨俄報右丞屈曲蓋拜相國蓋

性險復貪汚罕倫一聞敕下人皆側目周聞之驚甚
卽上疏諫王曰臣聞植治有階浚流有源自昔英君
誼辟不以治爲可喜而常以亂爲憂何則治亂之分
自君子小人始一君子之正未足以杜百小人之姦
一小人之姦深足以妨千百君子之止君子其爲政
也明達洞白其事可行其言可復小人則異是豺軀
麟角羊質虎皮喜則摩足以相歡怒則反目而相噬
此堯之所以誅四凶成王之所以流管蔡史臣直筆
不以四凶之罰爲甚管蔡之遣爲過蓋其人天怒神

怨摧折已曉使尚佚其辜將自速于禍矣然其城姦
非惡頃刻之不忘富貴榮華何慮其不致譬如嘉穀
纖莠必除譬彼長隄寸罅必塞所謂植治之階浚流
之源係在乎人君用舍之頃一息不容間矣殿下以
神聖之資守太平之緒首任棟梁以付穹窿之寄傍
掇蘭蒞以黃熙治之期四民均賴百世允安今天不
憖遺大老故相國木契子齡未就衰年遽終奇恙殿
下更名耆俊親試登庸于進退間治亂由別豈意私
昵並緣乘間竊寵欲以一國之士付之佞人屈曲益

之手槩如何其人也蠱毒百端狐媚萬狀內藉掖庭之援外肆溪壑之求昔典戶曹攫金珠如瓦礫嘗領郡寄視版籍于弁髦上恩隆寬猶爲涵覆綴班宰府叨逾已甚素餐公餽顏不知羞相鼎暫虛顧乃歸之掌握此槩之平昔所願望而不可得者一旦得之將使吐胸中之陰蹤詭狀盡肘後之庸方末技上以誤殿下下以誤蒼生宗社生靈但有不忍言之禍矣且相國之位非殿下所得私一國之相位也任人非正亂源立見根本旣仆枝葉從之勅下之日士爲廢書

民爲罷市殿下聞乎否乎使其聞而不爲動心則一國之事去臣所以汲汲爲殿下告者猶喜其未聞而趣爲反汗也臣異國書生蚤承眷遇不恤肝腦敢布腹心惟殿下採擇取進止書上王拊案大怒曰狂生不識時宜輟以右丞爲佞人多見其不知量遣使召對時王御紫臨閣周入王怒色未鮮叱曰卿踈賤下士何得輒議吾大臣貫爾一死放卿東歸周對曰吾斥退固宜歸則何所王笑曰卿本世上人何不思歸周因大悟涕泣交下願乞骸骨而歸王曰卿雖爲狂

倬亦無甚固惡後十八年歲在班文更當名卿顧宮
媵取玉合三枚署甲乙其上賜之且戒之曰卿歸日
首開其一脫或遇難次第啓視周再拜泣謝而出宮
門有匹馬二卒迎曰請監丞上馬周曰我欲回賜第
取衣服物卒曰奉朝旨不許周頗悒快馬匹輒行出
城門見向使者迎以訣曰不意監丞事業止此揖而
退遂至來塗而還路人皆叩馬而嘆曰忠臣去矣如
國事何亦有焚香酌水西送別者少頃至台城過報
恩寺門周郎下馬入齋房顧已身偃臥臺上周驚曰
吾其死矣忽有呼周姓名者欲唯喏間則已警悟時
約五鼓孤燈獨照東壁小墜鼻息如雷鳴周恍然而
起視袖間玉合儼存因啓其一內有墨迹如鮮題曰
人生無百年世事如一夢可往衡山中峰尋五官子
問之周歷歷盡記染筆亟識其顛末及曉訪了清言
之卽往衡岳訪異人了清堅留不可周出所書以示
之呼童携牽而去迄今不知其存不了清錄其所書
如此

安吉碧蘭堂素有奇怪有士晁紫芝嘗與客遊眺于

彼迫暮共見水面一好女子衣服楚楚手捧蓮葉足履平草而來晁料其鬼物急叱之女子自若且行且吟云水天日暮風無力斷雲影裏蘆花色折得荷花水上游兩鬢蕭蕭玉釵直吟畢由東岸而去

四明定海縣留氏婦病熱三日始甦夢吏攝入冥府見獄掾曰爾姓是甚留氏婦曰陳留之留掾顧曰幾錯乃事遂遣使回送過一冥司土木盛興婦扣使者嘆曰近來世道薄惡嗜欲無度冥司新造獄專以鍛鍊罪人耳汝歸遞相警告切須省節且毋通姦爲事自取其孽可免災傷婦人旣寤徧以告人

芝田錄

宋 丁用晦

元德秀退居安祿縣南獨處一室去家數十里值大雨水漲七日不通餒死室中中書舍人盧載爲之誄曰誰爲府君犬必啗肉誰爲府僚馬必食粟誰使元公餒死空腹

西蜀有兄弟訟財者畢構侍郎爲廉察呼其兄弟三人以人乳食之所訟皆止

令狐文公除守襄州境內方旱召屬吏至公首問米

芝日錄
價幾何州有幾倉問訖屈指獨語曰舊價若干四倉各出米若干以若干定價糶則可以賑救矣左右聽之流語達郡中富人競發所畜物價方平人心欣然以後得稔

賈耽精於術數有一叟失牛詣桑國師占師曰爾牛在賈相公帽筒中叟迎公馬首訴之公笑取筒中展盤據鞍作卦曰爾牛在安國觀三間後大槐鵲巢中叟往探不見傍有繫牛乃獲盜牛者鑰必以魚者取其不瞑日守夜之義

桓玄於江州造盤龍舟後劉毅爲刺史居之毅小字盤龍

牛奇章公帥維揚杜牧之在幕中夜多微服逸遊公聞之以街子數輩潛隨牧之以防不虞後牧之以拾遺召臨別公以縱逸爲戒牧之始猶諱之公命取一篋來皆街子報帖云杜書記平善乃大感服

魏武帝遷獻帝於許昌有小李色黃大如合桃帝嘗食至今號爲小御李

陶貞白有二刀一名善騰一名寶勝往往飛騰如二

芝田錄
青蛇

李德裕取惠山泉自常州京置通號水通

侯景逼臺城梁武帝無所出有小兒獻計以紙爲鳶
繫詔書因風縱之冀有外援鳶飛雖數援卒不至臺
城遂陷

煬帝在江都代王留守長安郡盜賊蜂起有獻計者
刻木鵝繫詔于頸致之渭汭冀關東救兵至日放百
十順流而下竟無救至

隋文帝問賀若弼曰卿識陳天子否弼曰臣未甚識
帝召之陳主以弼名重既見先拜之恭謹流汗弼戲
曰卿不必如此恐悚必不失歸命侯
魏徵寢疾上曰卿必不起豈無一言徵曰妾不惜緯
上曰真藥石也徵疾亟上領幼女曰無以報卿功德
卿強開眼認取新婦徵曰事去矣終不能望顧主後
數年以至與其子叔玉婚

避亂錄

宋 王明清

建炎巴西先兄待制諱舜陟字汝明帥建康與右丞杜充不相能充時領兵駐建康充自遣將來奪取經制司錢物待制聞於朝充往往亦知而後奏朝廷知二公不合十月移待制兩浙宣司叅謀時周望自樞府出爲宣撫望老繆本由八行舉與論軍事卒不合先有旨令堅守平江所措置初無可守之計待制有奇謀皆不用虜自廣德由安吉抵錢塘渡江破明越

北還假道平江所措置初無守禦者皆知必敗矣待制謂望本司金帛既盡爲虜人所得曷若爲携往崑山而兆庶可存也望既遣金帛來吾家始以船附魯珏輜重中船由平江齊門翌日到崑山依李闔崔賞泊於梅里尋移許浦未幾虜兵犯平江望走青龍平江城不戰而破諸將如郭仲威輩先虜未至已劫略城中幾無遺望嘗不快於韓世忠是時世忠兵盛權重駐鎮江聞望竄遣將董旻邀虜之旻至許浦以爲望在適吾家老小在彼旻來見待制遂邀以行始旻

將至兵稍遲皆以爲虜舟率棄船而走吾家船亦留江口命使臣溫宏等守之老小係道第舜舉侄仔徑走吳興唯予侍家君朝散同待制令人等茫無所之地漫去而已夜宿野人家旻遣使臣來追堅欲吾家還船予謂若虜人則不可從若世忠軍則中國兵且此投戈散地之時往其中亦有所托何爲不可待制以爲然因舉家從以還時已行三二十里連夜從其使臣以還偶天晴及曉纔到船皆無恙一簪不失旻乃率待制入其軍於鎮江蓋旻之意虜望不及且取

參謀以塞其責而旻欲虜望未已也始船未行旻軍陣船到於江惟吾家一船在許浦港口未出江旻乃率吾家船入其軍趨水而下往青龍必欲得望及至青龍江口聞望已還軍而西旻遂逆江而上之鎮江吾家船同行及至鎮江待制欲見世忠旻遮之不使見未幾造一船來換意欲取吾船中之米其所謂金帛者未至梅里望已追回矣以諸將不欲令金帛離軍去始有謀焉有言於故也得所換之船吾家移過自留米餘皆與之本有百餘石所換之船通行船也

亦能行江海有蓬帆二物亦足用小泊於焦山雜於韓軍雜物船中既至焦山船中隘不可居入寺中占其方丈老幼悉安堵但日遊戲於焦山而已時虜已破鎮江日見虜騎馳逐於江岸坐見其焚甘露寺但留雙塔世忠以江船鑿沉於閘口拒虜人之出虜船實不可出以閘口沉船縱橫也世忠軍皆海船陣於江中中軍船長大處於中餘四軍皆分列以簇之甚可觀輜重船皆列於山後予日登焦山頂觀之山前但見作院等船耳二人爲兵器於寺前又有鎮江見

任官及寺中之船皆於寺前大守李汝爲亦在焉汝爲亦韓軍中人世忠命爲太守者也三月十七晚東北風作至夜益甚江中飄水皆成冰予嘗夜獨宿船中守行李時吾家復有一小船同泊以行李載不盡故也是晚予上船遣人捉空籠相隨欲入船搬移衣物又携錢千百入大船已昏黑風大船薄不可臥稍子姓朱通州人夜將半叩問朱稍船如何朱曰風太甚夜甚深但問朱稍於神前有禱於護衛者復問朱云如何朱曰風大了不得也問吾小船安在曰不見

久矣隨風以去也是日晝余觀大船之朽索其外似已舊爛其中一截斬新予嘗語朱此船藉此索爲命何不倒索而用之卷其舊者於裏出其新者於外庶可恃以牢乎朱曰此當然予曰明日潮來水滿可令近岸倒其索朱許之至是風作之甚又思其索舊且朽逾不遑安是時兵在南岸朽索若斷必隨北風至彼當碎身與船於虜手矣船爲風震不得睡思之惶恐無限及曉幸吾船無恙但不能舉頭以惡心故也朱稍尋以面湯來亦不能用伸眉船外視以焦山之

前唯吾一船而已餘皆不知所在遙視趙都監者步履於山上如神仙中人點心時待制以予在船中遣小舟來因得登焦山之岸其去死亡一髮耳予尋登山頂望世忠軍極目江中無一船之存輜重在山後者亦略不一見又一二日山前之船稍集先是世忠旣塞閘口之河虜人乃別開一河出江焦山初不知之至早飯時有虜船二隻出在江但望見其船上黑且光耳必是其人衣鐵甲也此間船皆起碇以走是日世忠家私忌予入方丈見諸方爲佛事未幾諸僧

皆在船中蓋凡在山之人皆已登舟府官之屬亦然予家亦皆登舟隨例起碇以下至垂山風適順乃令朱稍張帆順流而下韓軍望見吾家船去有呼住者予令勿應時船中有韓軍二卒亦令船住復勿聽二卒蓋世忠軍令守吾家者也稍行遠始語二卒待吾家至蘇湖以金帛遣汝回否則無好到汝也二卒顧勢不可住乃俛首從之船過圖山風正順夜過江陰曉抵福山不知其幾里福山則得船又正北風作抵常熟過平江望入平江城市並無一屋存者但見人

家後林木而已菜園中間有屋亦止半間許河岸倒屍則無數出城河中更無水可飲以水皆浮屍至吳江止存屋三間其下橫屍無數垂虹亭橫橋皆已無止於亭下能取得少水堪飲自吳江南有浮屍益多有橋皆已斷其處屍最多後問之云虜騎推人過皆死於水時燕子已來無屋可巢吾船用帆乃銜泥作巢緣岸皆有窠圈云虜人緣岸故也所殺牛頻頻有之其骨與頭足並存但皆無角虜人取以去陳思恭所係虜船沉陷者尚有數隻於第四橋之南思恭周

望軍統制官也待制嘗語望云樞密必欲守平江莫若移軍吳江據太湖天險吾軍以中軍振其前使諸將以小舟自太湖旁擊之可必勝望不主其議但令召諸將議之及諸軍畢集望命待制語方略諸將不從蓋諸將皆魁賊喜亂志在爲賊而已思恭兵最少居下聞此謀躍而前曰待制之言甚善思恭願爲先鋒自餘不從竟已及虜過吳江思恭不稟望自以兵出太湖橫擊其尾乃中原係虜之民間兵至皆爲內應縱火焚舟幾虜四太子者思恭雖勝望怒其不白

通鑑金
然竟不遷官所沉虜舟凡半年許尚在河中吾家船
至平望方欲首西以行東風又發一帆至吳興時望
軍已至吳興矣凡曲折得風自垂山至吳興真天以
相吾家也老幼皆安然而歸始見弟妹已抵吳興旬
日待制乃遣使臣以書爲信寄謝世忠董旻輩因送
二卒往仍取行李告勅之寄軍中者旣取以歸聞世
忠舟師敗於虜人始虜在鎮江不可出故卽陸往建
康聚吾宋士大夫令籌所以破世忠皆云海船如遇
風不可當船大而止且使風可四面卒難制如風使

舟耳卒難搖動虜然之選舟載兵舟榜七八乘天曉
風未動急搖近世忠以火箭射之船人救火不暇又
無風船不可動遂大敗陷前軍十數舟自餘得遁蓋
世忠初知虜人往建康亦泝江以舟師與對壘時議
者固已非之曰兵法勿迎於水內半濟而擊之利今
乃迎之於水內安有利也初予在焦山見世忠陳兵
江中而鎮江江口山上有兀立不動下視吾軍者世
忠船特大早晚諸將來稟議絡繹不絕皆用小舟明
知大者爲世忠自餘匝軍船歷歷可數吾嘗自念吾

軍中事虜人莫不目見耳聞而虜人賊中事吾軍略不知之亦可慮矣終抵於敗何智術之疎耶於是虜人安然渡江北歸然世忠進官加恩尤自若也不數月待制守錢唐世忠入覲時軍駕駐會稽所待世忠良厚乃大喜却恨前此失于一見且篤董旻爲之障旻來謁有慚色聞世忠將入錢唐界謂旻曰胡待制今却相見如何旻無語但愧汗而已世忠所携杭妓呂小小卽以附志初小小有罪繫於獄其家欲脫之世忠偶赴待制飯因勸酒啓曰某有少事告訴待制

若從所請當飲巨觥待制請言之卽以此妓爲懇待制爲破械世忠欣躍連飲數觥會散携妓以歸妓後易姓茅

吟嚙集

宋 宋無

李煜歸附後鬱鬱不樂見于詞語在賜第之夕命故
妓作樂聞于外太宗怒人傳小樓昨夜又東風併坐
之遂襲成夢江南錄云李國主周后隨後主歸附封
鄭國夫人例隨命婦入宮每一入輒數日出必大泣
罵後主外聞之主多方宛轉避之云此非汝家又李
國主歸附後與金陵舊宮人書云此中日夕只以眼
淚洗面

芳儀江南國主李昇女也納土後在京師初嫁供奉
官孫某爲武彊都監妻生女皆爲遼中聖宗所獲封
芳儀生公主一人趙至忠虞部自北虜歸復官嘗任
遼爲翰林學士修國史著虜庭雜記載其事時是補
之爲北都教官覽其書而悲之與顏復長道作芳儀
曲云金陵宮殿春霏微江南花發鷓鴣飛風流國主
家千口十五吹簫粉黛稀滿堂詩酒皆詞客奪錦揮
毫在壘席後庭一曲恣風流國主風流今易收淚洒
臨江悲故國公卿獻籍朝未央勅書築第優降王魏

俘曾不輸織室供奉一官奔武疆秦淮潮水鍾山樹
塞北江南易其土雙燕清秋夢柏梁吹落天涯猶並
羽相隨未是斷腸悲黃河應有却還時寧知翻手明
朝事咫尺山河不可期倉皇三鼓滹沱岸良人白馬
今誰見國亡家破一身存可嘆身存抑何願芳儀加
我名字新教歌遣舞不由人採珠拾翠衣裳好深紅
暗盡驚胡塵陰山射虎邊風急嘈雜琵琶酒闌泣無
言數徧天河星只有南箕近鄉邑當年千指渡江來
千指不知身獨哀中原骨肉又零落黃鵠寄意何當

回生男自有四方志女子那知出門事君不見李陵
推髻泣窮邊丈夫漂泊猶堪憐江州廬山真風觀李
王有國日施財修之刊姓氏于后有太寧公主永嘉
公主皆李景女不知芳儀者孰是也

陳同甫名亮號龍川始聞辛稼軒名訪知將至門過
小橋馬三躍而三却同甫忽投鞭揮馬首推馬朴地
徒步而進稼軒適倚樓見之大驚異遣人詢之則同
甫已及門遂定交稼軒帥淮時同甫與時落落家甚
貧訪稼軒于治所相與談天下事酒酣稼軒言南北

之利害南之可以并北者如此北之可以并南者如
此且言錢唐非帝王之居據牛頭之山天下無援兵
決西湖之水滿城皆魚鼈飲罷宿同甫于齋中同甫
夜思稼軒沉重謹言醒必思其誤將殺我以滅口遂
盜駿馬而逃月餘同甫至書于稼軒假十萬緡以濟
食稼軒如其數與之

毒關錄

唐 太行山人

李密字玄邃遼西人也

又云遼襄平人

本姓屠祖獯仕後魏

為東城令

東城在河間

為讐人陳渾切齒

渾仕丞相

懼執改姓

李氏南奔歸宋宋孝文用之為直閣吏後出為安固

令

安固縣在永嘉

獯子道平仕累朝議郎隨沈慶之出牧江

楊道平子遇仙在任為司州鞏縣令為魏所虜北歸

魏為交城尉累入仕隨于戎虜轉副車椽入京後轉

征戎將軍遇仙子曜為周太保轉官至魏國公刑部

尚書未幾卒子弼年三十二轉資襲父爵後轉范陽
侯弼子寬上柱國蒲山公知名當代寬死而密起焉
晉楊玄感將反密爲畫三策密用書下策據黎陽反
玄感敗走自殺盡獲李密等行至魏郡逃去後依翟
讓自反魏號國公令祖君彥作書布告天下書曰大
魏永平元年四月二十七日魏公府上國公翟讓元
帥府左長史邴元真大將軍左司馬楊德芳等布告
天下人倫衣冠士庶等自元氣肇闢厥初生民豎之
帝王以爲司牧是以羲農軒頊之后堯舜禹湯之君

靡不祇畏上玄愛育黎庶乾乾終日翼翼小心馭朽
索而同危履薄冰而爲懼故一物失所若納溝而媿
之一夫有罪遂下車而泣之謙德軫于責躬憂勞切
于責已溥天之下率土之濱蟠木距于流沙瀚海窮
于丹冗莫不鼓腹擊壤鑿井耕田致政昇平駢民仁
壽是以愛之如父母敬之如神明用能享國多年祚
延長葉未有暴虐臨人克終天位者也隋氏徃因周
末豫奉綴衣狐媚而圖聖賢筐篋以取神器續成負
袞狼虎其心始瞋明兩之暉便于少陽之位先皇大

世關金
漸侍疾禁中遂爲梟獍便行鳩毒禍深于莒僕酷疊
于商臣天地之所不容人神之所嗟憤如以州吁安
忍闕伯日尋劔閣所以懷兇晉陽于焉起亂殉人爲
樂淫刑斯逞夫九族旣睦唐帝闡其欽明百代本支
文王表其光大況乃隳壞磐石勦絕維城唇亡齒寒
奚止虞虢欲求長久其可得乎其罪一也禽獸之行
在于聚塵人倫之禮別于內外而簡陵公主逼幸告
終誰謂夥手之賢翻見齊襄之耻于先皇嬪御並進
銀環諸皇子女咸貯金屋乳雞鳴于詰旦雌雉恣其

于飛袒服戲陳侯之縣穹廬同冒頓之寢爵賞之出
女謁遂成公卿宣淫無復綱紀其罪二也平章百姓
一日萬幾未曉求衣晷日方食是以大禹不貴于尺
璧光武無隔于本支體此殷憂深慮幽枉而荒耽于
酒色俾晝作夜式號且呼甘嗜聲伎常居窟室每藉
糟丘朝廷罕見其身辟臣希覩其面斷决自邇不行
敷奏于焉停擁中山千日之酒醕酖無知襄陽三雅
之孟留連詎化又廣召良家克選宮掖潛爲九市親
駕六驢自比商人見邀逆旅殷紂之譴爲小漢靈之

罪更輕內外驚心遐邇失望其罪三也上棟下宇著
在易爻茅茨采椽陳諸史籍聖人本意唯避風雨詎
待金玉之華須締錦繡之麗故瓊臺雲構商辛以之
滅亡阿房崛起秦政以之傾覆而不遵古典不念前
書廣立池臺多爲宮觀金鋪玉戶青瑣丹墀蔽虧日
月隔閼寒暑窮生人之筋力罄天下之資財使鬼尚
難爲之勞人固其不可其罪四也公田所徵不過十
畝人力所供纔止三日是以輕徭薄賦不奪農時寧
積于人無藏府庫而科稅繁弊不知已極猛火屢殘

漏卮難滿頭會箕歛逆折十年之租杼軸其空日有
萬金之費父不保其赤子夫乃棄于糟糠萬戶則城
郭空虛千里則烟火斷絕西蜀王孫之室翻爲原憲
之貧東海糜竺之家俄成鄧通之鬼其罪五也古先
哲王卜征巡狩唐虞五載周則一紀本欲親問疾苦
觀省風謠乃復廣積薪芻多聚饕餮年年歷覽處處
登臨從臣疲弊供畜辛苦而飄風凍雨聊竊比于先
駟車轍馬跡遂周行于天下秦皇之心未已周穆之
意難窮宴西王母以歌雲浮東海而觀日家苦納桔

之勤人阻來蘇之望且天子有道守在海內戎不亂
華在德非險長城之役戰國所爲乃是狙詐之風非
關稽古之法而乃追迹前代版築更興廣立基址延
袤萬里骸骨蔽野流血成川積怨比于丘山號哭動
于天地其罪六也遼水之東朝鮮之地禹貢以爲荒
服周王棄而不臣以羈縻達其聲教苟欲愛人非求
拓土強弩末矢理無穿于魯縞衝風餘力詎可動于
鴻毛石田得而無堪雞肋棄而有用恃衆怙彊窮兵
黷武唯在吞并不思長策兵猶火也不戢自焚遂使

億兆夷陵隻輪莫返夫差喪國實爲黃池之盟符堅
滅身良由壽陽之役欲捕鳴蟬于前不知挾彈于後
復矢相顧髮弔成行義夫切齒壯士扼腕其罪七也
正言啓沃王臣匪躬唯木從繩若金須礪唐堯建鼓
思聞獻替之音夏禹懸軺待聽箴規之美而懷諫違
卜妬賢嫉能直士正人皆由屠戮左僕射上柱國齊
國公高潁上柱國宋國公賀若弼或文昌上相或細
柳功臣斷吐良藥之言翻加鑄鑊之賜龍逢無罪遂
遭夏桀之誅王子何辜乃被商辛之戮致令君子結

舌賢人鉗口指白日而比盛射蒼天而敢欺不悟國之將亡不知老之將至其罪八也設官分職貴在銓衡察獄問刑無聞販粥而錢神起論銅臭爲功梁冀愛金屋之蛇孟佗薦蒲萄之酒遂使彝倫放斃政以賄成君子在野小人在位積薪居上同汲黯之言囊錢不如聞趙壹之賦其罪九也宣尼有言無信不立用命賞祖義豈食言自昏主嗣位每歲駕幸南北巡遊東西征伐至于詒釁蹄蹕東却固守閩鄉野戰雁門解圍自外征夫不可勝紀記立功勲須酌官爵而

志懷翻覆言行浮詭臨危則勲賞懸授尅定則絲綸不行異商鞅之齎金同項羽之刻印芳餌之下必有懸魚惜其重賞求人死力走丸逆坂譬此非難凡百驍雄誰不讐忿至于匹夫蕞爾宿諾不虧況在乘輿二三其說其罪十也有一于此未或不亡況四維不張三靈靡萃無小無大共識殷亡愚婦愚夫咸知項滅罄南山之竹書罪未窮決東海之波流惡難盡是以窮竒災于上國猥猥暴于中原三河縱封豕之貪四海被長蛇之毒百姓殲亡殆無遺類十分爲計纔

一而已蒼生惴惴同憂杞國之崩赤縣嗷嗷俱恐歷陽之陷且圖祚將改必有常期六百殷喪之符三十
運終之數故讖籙皆云隋氏三十六而滅此則厭德
之象以彰代終之屯先見皇天無親唯德是輔况乃
攬搶竟天申繻謂之除舊歲星入井甘公以爲義興
兼朱雀門燒正陽日蝕狐鳴鬼哭川竭山崩並是宗
廟丘墟之妖荆棘掖庭之事夏氏則災釁非多殷人
則咎徵更少牽牛入漢方知大亂之期王良策馬始驗
兵車之會今者順人將革奉天弗違大誓孟津陳盟

景亳三千列國七百諸侯不謀以同詞不召而自至
轟轟隱隱如霆如雷雕虎嘯而谷風生應龍驤而景
雲起我魏公聰明神武齊聖廣淵總七德而在躬包
九功而挺秀周太保魏國公之孫上柱國蒲山公之
子家傳盛德武王承季歷之基地啓元勳世祖嗣蕭
王之業禹生白水月角之相便彰載誕丹陵天保之
文斯著加以姓符圖籙名協歌謠六合所以歸心三
靈所以改卜文王厄于羗里赤雀方來高祖隱于碭
山彤雲自起兵誅不道赤伏至自長安鋒刃難當黃

星出于梁宋九五龍飛之始大人豹變之秋歷試諸
艱大敵彌勇上柱國司徒東郡公翟讓功宣締構翼
贊經綸伊尹之佐成湯蕭何之輔高帝上柱國揔管
歷城公孟讓上柱國左武侯大將軍單雄信上柱國右
武侯大將軍徐勣上柱國大將軍邴元真絳郡公裴
行儼等並運籌千里勇冠三軍擊劔則截蛟斷鼉彎
弧則吟猿落鴈韓彭絳灌成沛公之基寇賈吳馮奉
蕭王之業復有蒙輪挾輶之士拔距投石之夫異馬
追風吳戈照日魏公屬當斯運救此億兆躬擐甲冑

跋跖山川櫛風沐雨豈辭勞倦遂與西伯之師將問
南巢之罪百萬成旅四七爲名呼吸則江河絕流叱
咤則嵩華自拔以此攻城何城不尅以此擊陣何陣
不摧譬猶瀉滄海而灌殘熒舉崑崙而壓小阜鼓行
而進百道俱前以四月二十一日屆于東朝而昏文
武留守段達韋津皇甫無逸等昆吾惡念飛廉姦佞
尚迷天數敢拒義師驅率醜徒衆有十萬自迴洛倉
北遂來舉斧于是熊羆角逐貔豹爭先因其倒戈之
心乘我破竹之執曾未旋踵瓦解冰銷坑卒則長平

未多積甲則熊耳爲少遠等助桀爲虐嬰城自固梯
衝亂舉徒設九拒之謀斗角將鳴空憑百樓之險燕
巢衛幙魚遊宋池殄滅之期匪伊朝夕興洛武牢國
家儲積並我先據爲日久矣又得回洛復取黎陽天
下倉糧盡非隋有四海赴義萬里如雲足食足兵無
前無敵裴光祿仁基雄才上將受脈專征遐邇猶歸
安危是托識機知變遷虞事夏袁謙擒于藍水須陔
獲在滎陽竇慶戰没于淮南郭詢授首于河北隋之
亡没料可知矣清河公房彥藻近持戒律略地東南

師之所臨風行電激安陸汝南隨機蕩定淮安濟陽
俄然送欵徐圓朗已平魯郡孟海公又破濟陰于是
海內驍雄咸來嚮應封人贍取長平之鏡郝孝德據
黎陽之倉李士林虎視于民平王湘仁鷹揚于上黨
劉興祖起于北朔崔白駒在于潁川各擁數萬之兵
俱期牧野之會滄溟之右函谷之東牛酒獻于軍前
壺漿盈于道左諸公等並衣冠華胄杞梓良材神歆
靈澤之秋列地封侯之始豹變鵲起今也其時鼙鳴
鼉應見機而作宜加鳩率子弟共建功名耿弇之赴

光武蕭何之奉高帝功名金章紫綬軒蓋珠輪富貴
已重當年珪組仍傳後葉豈不盛哉若隋代官人同
夫桀犬尚私王莽之恩仍懷蒯瞶之祿審配死于袁
氏不如張郃歸曹范增困于項王未若陳平從漢魏
公推以赤心當加好爵擇木而處幸不自疑猛虎猶
豫舟中敵國夙沙之人共縛其主彭寵之漢自殺其
君高官上賞卽以相援如暗于成事守迷不返崑山
縱火玉石俱焚仗義噬臍悔將何及黃河如帶明余
旦旦之言皎日麗天知我勤勤之意布告天下咸使

聞知祖君彥范陽人齊僕射孝徵第六子博學強記
下筆成文瞻遠之甚聲馳海內吏部侍郎薛道衡嘗
薦之于隋文帝帝曰豈非歌殺斛律明月人兒耶煬
帝嗣位尤忌知名遂依常調爲東郡書佐校宿城令
稱爲祖宿城自負其才常鬱鬱思亂及李密用爲元
帥府將長史記室叅軍恨被隋朝擯棄所以縱筆直
言唐高祖屯兵壽陽衆號五十萬遣仁則齎書至密
負其強自爲盟主密作書報曰頃者皇綱失統人神
離擾運窮陽九數終百六四海業業常懷逐鹿之心

百姓嗷嗷家有瞻烏之望故炎帝衰則軒轅出夏癸
亂而成湯起尚勤二十七位終勞五十二戰大極橫
流重安區域及周之季世七雄並據漢之末年三分
鼎峙雖由天時亦由人事自大業昏凶年逾一紀北
雞司晨飛虎擇肉遊略莫返終傷五子之歌宮室奢
侈寧止百金之費加以巡幸靡極役用無窮筋力盡
于征伐賦稅窮于箕歛夫行妻寡父出子孤溝壑如
亂麻之多大陵有積屍之氣况雄圖早著壯志遠聞
白武安之用兵張文成之運策遂能見機而作觀釁

而動奮臂鵲起拂衣豹變是知一繩所繫寧維大樹
之顛阿膠欲投未止黃河之濁昔項伯亂楚微子去
殷非夫明哲豈能及此與兄派流雖異根系本同俱
稟鳳喙之風共成龍德之後實願永作維城長爲磐
石自惟虛薄幸藉時來爲內英雄共推盟主銳師百
萬爲旅上將四七成群牛馬谷量羅紈山積開鉅橋
之粟襁負攸歸發敖倉之米人夫斯賚故能長淮之
北滄海以西莫不筐厥玄黃爭獻牛酒轟轟隱隱如
霆如雷滅周者九鼎知輕亡秦者三戶云衆况晉陽

之城表裏山川共爲唇齒天下誰敵所望左提右挈
戮力同心執子嬰于咸陽殪商辛于牧野豈不偉哉
豈不休哉願追步騎數千次于河內聽待至日卽欲
會盟當時面奉光儀親論進止東都江都消息來去
具知動靜今涼風已屆大火將流戎略務殷唯宜動
息今脫蒙親降玉趾側聽金聲雲霧旣披適願無已
唐公得書大笑曰李密陸機放肆不可以折簡致之
吾方安輯西京未遑東伐旣欲拒絕便是更生一秦
宜優待之使其遷善記室承指報密曰頃者昆山火

烈海水群飛赤縣丘墟黔黎塗炭布衣戍卒鋤耨荆
棘爭帝圖王狐鳴蠶起翼翼京洛強弩圍城騰騰周
原僵屍滿路昭王南巡汎膠船而忘返兕奴北盛將
放髮于伊川輦上無虞群下能舌大盜移國莫之敢
指吾雖庸劣幸承餘緒出爲八使入典八屯雖云位
末爲高足成非賤素餐當賦餽俛叨榮從容平勃之
間誰云不可但顛而不扶通賢所責主憂臣辱物議
徒然等袁安之流涕極賈生之痛哭所以仗旗投袂
大會義兵援撫河朔親和番塞兵陳天下志在尊隋

以弟見機而作一日千里雞鳴起舞豹變先鞭啓宇
當塗聿來中土兵臨邾郛將觀周鼎屯營敖庾酷似
漢王前遣簡書屈爲唇齒今來辱旨莫我肯顧天生
蒸庶必有司牧當今爲牧非子而誰老夫年逾知命
願不及此欣戴大弟攀鱗附翼惟冀早膺圖錄以寧
億兆宗盟之長屬籍見容復封于唐斯榮足矣殫商
辛于牧野所不忍言執子嬰于咸陽非敢聞命汾晉
左右尚須安輯盟津之會未暇卜期今日鑿輿南幸
恐同永嘉之執顧此中原鞠爲茂草興言感嘆實疚

予懷未面虛襟用增勞軫名利之地鋒鏑縱橫探慎
重堂勉滋鴻業誠大雅之詞也密得書大喜自是信
使頻遣往來有道士徐鴻客上經天緯地策一篇于
密軍旅揮霍失其本文題其封曰大衆雖聚恐米盡
人散師老厭戰難以成功勸密乘進取之機因士馬
之銳沿流東指直詣江都執取獨夫號令天下密雖
未遑遠略心異其言以書招之曰齊州長史至得所
上竒策一篇理智優長文采密麗覽而味之佳翫無
已夫天地閉賢人隱少微光處士見故崆峒之上軒

世開金
轅問于廣成汾水之陽唐帝從于缺齧是知肥遯爲
美齊物幽歸雅度與蘭杜俱芳高風共雲霞並等孤
門承世胄地籍餘緒平生大志豈圖富貴只爲時逢
版蕩代屬艱虞厭海水之群飛憫蒼生之塗炭便與
二三人傑百萬武旅欲受降于軹道將問罪于商郊
未遇玄女已思黃石詎有啓沃謀猷弼成韜鈴者也
百戰百勝之奇七縱七擒之略每求符筮實勞夢想
先師學究本源術苞奇政八風五星之候玉卮金匱
之形莫不洞曉于心若指諸掌今龍戰于野鶴翔寥

廓或出或處且變且更濡足授首是曰仁人除暴靜
亂方稱君子贊我興運今也其時師宜躡屩擔簦用
虞鄉之襦披裘輓輅襲婁敬之風引領瞻望拂席相
待遲聽酈生之談方聞左車之說桂樹山幽歲云暮
矣桃花源遠想見其人冬首薄寒比如宜也想攝養
有方當無勞慮庶不違千里早赴六軍孤已勒彼州
令以襁相送冀面非遙遺此不多及書送鴻客晦昧
林野莫知所之字文化及弒煬帝于江都唐高祖始
卽位改元江都凶問至東都越王侗卽位李密使房

彥藻詐云密欲降隋猶慮群臣異議者越王乃授密
太尉尚書令兼征討諸校事詔曰我大隋之有天下
于茲三十八載高祖文皇帝聖略神功載造區夏世
祖明皇帝則天法祖混一華戎東暨蟠桃西通細柳
前踰丹繳後越幽都日月之所德風雨之所至圓首
方足稟氣食毛莫不盡入提封皆爲臣妾加以寶貺
畢集祥瑞咸臻作樂制禮移風易俗知周寰海萬物
咸受其賜道濟天下百姓用而不知徃因歷試統臨
南服自居迥極順茲望幸所以徃歲省方展禮賜覲

停鸞駐蹕安駕清道入屯如昔七華不移豈意釁起
非常退于軒階事生不意延及冕旒奉諱之日五情
殞潰攀號荼毒不能自勝且聞之自古哲王有此逮
剝賊臣逆子何代無之且如宇文化及世傳庸器其
父述徃屬時來早霑厚遇賜以婚媾置之公輔位過
九命祿重天下禮極人臣居榮世表徒承海嶽之息
未有涓塵之益化及以此下材夙蒙顧盼出入內外
奉望階墀昔陪蕃國統領禁衛從昇聖祚位列九卿
但性本兇狠恣甚貪穢或納交惡黨或侵掠貨財事

重刑篇狀盈獄簡在上不遺簪履恩加草萊應至死
辜每蒙恕免三經除解尋復本職再徙邊裔尋卽追
還生成之恩昊天罔極獎擢之義人間稀有化及梟
獍爲心鳥獸不若縱毒興禍傾覆行宮諸王兄弟一
時殘酷暴于行路口不忍言有扈之在夏時戎狄之
于周代痛辱之極亦未爲過朕所以殞首崩心飲膽
食血瞻天視地無處容身今公卿士庶群寮百辟咸
以大寶鴻名不可顛墜元兇巨猾須早夷滅翼戴朕
躬嗣守寶位顧惟寡薄志在靖復今者離黼袞而秉

旌鉞釋衰麻而擐甲冑含寃誓衆忍泪興兵指日遄
征以平大盜且化及僞立秦王之子幽遏羈縻囚挹
其身自稱霸相專權擬于九五履踐禁御據有宮闕
昂首揚眉初無慙色衣冠朝士外懼兇威志士誠臣
內皆憤怨以我義師順彼天道梟夷醜族匪夕伊朝
太尉尚書令魏國公丹誠內發寵略外舉率勤王之
師討違天之逆貔虎爭先熊羆竟進金鼓震讐若火
焚毛鋒刃縱橫似湯沃雪魏公志在康濟投袂前駟
朕親御六軍星言繼軌以此衆戰遂斯須舉孽山可

以破射石可以穿况賊擁此人徒皆有離德京師傳
衛皆憶家鄉江左淳黎南思邦邑比來表疏絡繹人
信相尋若王師一臨舊章慙覩自皆卸甲倒戈冰銷
鳥散且聞化及自恣天奪其心妄戮不辜誣辱人事
莫不道路以目號天踊地朕今復讐雪耻梟斬者一
人拯溺救焚所襄者士庶凡因從駕在賊所者一從
原免罪悉不論已詔魏公掃平之日縱授賊官明非
本意忽因請計爲賊苦戰前自投赴官軍者量加爵
賞表其誠節朕忝卽大位克在進賢比來擢引勲舊

皆縻好爵其趨駕朝士雖未至東朝皆遙授官職不
爲異等父子兄弟戚亦引擢內外朝集冕衣官品祿
廩賜物准例給之務在哀矜俾無困乏唯望天監孔
殷祐我宗社億兆感化俱會朕心臯戮元兇策勲飲
至四海交泰稱朕意焉其兵術戎機總取魏公節度
慮楚之詞也越王仍別與密書以伸厚意皇帝敢問
太尉尚書令東道行軍元帥上柱國魏國公司農卿
李儉等至覽表具之公以厚地鴻材冠冕當世連城
重價領袖一時加以博學令聞雄才上略縉紳攸仰

雅俗傾心朕昔居藩邸久相欽尚眷言敬愛載勞夢想常恨以事塗之情未遂神交之望鬱結何似今屬王室不造賊臣作難南征不久蒼梧未歸雖地承丕緒應此盟命泣血冕旒之下飲膽宮闕之中公孝義爲心聞于遠邇仁恕待物形于內外且卿相門克昌自父高祖撫運之年明聖在蕃之日非爲義合寔亦家通今公智足匡時威足夷難奮高世之略動勤王之師經綸國家雪復讐耻此是公之任也更俟何人前度公此懷必可暗寄故馳遺尺一聊布腹心忽得

今表事若符契詞高理至義重情深執對循環以悲以慰昔韓信之道合漢南竇融之功成河右以古譬今萬分非一今日以前咸共刷蕩使至已後彼此通懷七政之重佇公匡弼九伐之利委公指麾皇靈在上幽祇在下福謹禍盈天地常數公率義衆剪戮兇醜朕與天下共賞之宇文化及滔天構逆傾覆惟朕朕與天下共誅之且聞元兇初謀誑惑內外及行大祠殘忍極理文僞霸相據有宮闈文武官大夫凡有所職心痛鼻酸聲徹天壤今公率有名之師接無妄

之衆頽山壓。覆海滅災不俟終日。元功早建。朕以赤心委公公。以素懷付朕。魚水一合金石不移。卽是韓彭更生。伊周再出。欲公存心撝揖。以效古人。而古往今來。彼何人也。道高者不以俗務爲累。德厚者不以名實爲心。公運此謀猷。除彼喪亂。匪躬之節。出于世表。豈以名秩而挂雅懷。但功高茂實。義弘往策。屈已從務。亦達者之心。故有今授恩禮之耳。旣彼此義合。蠲類家公所授官秩。悉依前定。承制封拜。事有舊章。任公便宜。量加除授。必若頒行詔勅。待報卽送。告

身務在機權。勿爲形迹。知摧破凶徒。已遂意于洪達。令起疊之黨。擒獲送身。非直朕之甘心。亦甚表公深意。臬類才奮命。延晷刻待公。東行事畢。返旆西討。尅復關河。矯足可待。司農卿李儉等。旣將君意。遠來非無勞役。所以並據授官。以荅來貺。總戎之心。去此稱遙。東望風烟。情深爲據。秋首猶熱。夙夜務殷。念保千金。慰茲延望。隱若敵國。非獨徃賢。今與公合圖。亦是幽明注意。公其勉之。嗣天心也。故遣銀青光祿大夫大理卿張權等。指宣徃意。權至密北面。就臣位拜授。

詔敕密至克戰敗歸長安皇朝拜上柱國光祿卿邢國公以表妹獨孤氏妻獻策勒其舊兵歸鎮東土高祖許之乃行帝悔敕詔密歸朝迴到桃林反叛時史寶藏爲熊州留守遣將軍劉善武討之密敗死密妻獨孤氏爲周宗所虜

